

庸求俊又於在廷擢之不次俾獲安於舊職冀免遠
於罪年報効之誠願糜後已

謝參知政事表

贊貳國鈞參聞廟論謂宜不次而選冀得非常之材
迺以敘遷俾之承乏懇恩過被許讓靡從臣某中
伏念臣少且賤貧偶勤學問儒者博而寡要沈匪多
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歲亨嘉之會
蒙獎拔擢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
納樞機之任初乏可稱幸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送巡
而引去敢冀睿眷俾與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望

非意又蒙興夏并此蓋伏思尊號皇帝陛下堯德聰
明禹躬勤儉博求俊乂以濟治康謂臣既朴且愚必
能循於忠謹雖庸而懦尚可策其疲駑猥以備真務
茲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隳性殫犬馬之勞
上答乾坤之造

辭明堂加恩表 嘉祐七年九月

祭之為惠雖澤貴乎均而賞不因功則士無以勸既
難安於統愧敢自遊於黷中臣某中伏念臣性本
顯愚學無師法才不適當世之用誠不通治古之原
誤蒙聖知擢自平進俾參國論幸有盈而得施坐耗

歲時訖無補而取請方懼素餐之責敢懷滋得之心
屬宗祀之有嚴奉精禋之致尊陪一二大臣之後既
竊窺於盛儀歎千萬楛膏之觴獲共慶於成禮然而
賜之昨蒙蒙福已多加以寵榮在臣豈稱伏望尊號
一帝陛下向高明之聰察懇至之誠推一人有慶之
恩祈先於幽遠閤小器易盈之量俾免於覆顛特狀
淚下之行仰冀曲全之造

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

嘉祐八年正月

左臣去月二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天章閣觀太宗
真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以金花綵字

遂錫宴於群玉殿臣本出寒儒遭逢

誤被獎擢

參贊鈞衡陛下百愛勤萬機德被四海邊鄙不聳年穀
順成民物熙閑聖心怡豫臣於此際既得以尸素偷
安而又獲親侍清光便蕃恩錫一時之盛事千載之
難遇臣不勝至榮至幸謹課成召赴天章閣寶文閣
觀祖宗御集賜飛白群玉殿賜宴五言八韻詩一首
隨狀上進干瀆宸嚴無任惶恐戰汗屏營之至

謝覃恩轉戶部侍郎表

嘉祐八年英宗
登極四月

皇明繼照如日之昇睿澤霽流溥天咸被時惟朽懦
亦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虛僅知學問識

不周於往行一作材材莫逮於中人方其壯年喜論時事名聲濫得招謗咎以偕來榮寵踰涯蹈憂危而亦至晚被先朝之誤獎俾陪二府之後塵君無補於休明方自期於引避遽號弓而結帙雖殞體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嗣承天統當茂業繼文之始乃歡謳歸啓之初宗社獲安人神洽一作慶矧惟新之號令方無間於幽遐顧於茲時其敢獨異俯從祇受但益凌兢敢不勉勵衰殘感遇今昔更竭疲駑之效庶伸塵露之微

謝皇太后表

嗣聖當天法重禹而正位鴻恩浹物均萬國以同休遂容尸素之臣猥被優隆之渥臣某中謝伏念臣名雖學古性實迂儒徒習誦於典墳靡該通於今古爰從束髮遭會明時蒙先帝之誤知與羣英而並進紫樞黃閣叨陪論道之司白首丹心徒有報君之志屬綴衣之揚命奉主鬯以承桃方推慶賜之行遽荷便蕃之寵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元厚載母道居尊惟茲聽覽之初務霈汪洋之澤臣敢不勉脩職業上副憂勤送往事居忘身盡節庶展涓埃之效少酬覆幬之私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二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謝對表帶表馬狀促召一作祇名

辭侍書朝廷與添請俸一作恩

進新修書表百有五十此上一字萬代一作世平和

不幸此上一字不足暴其一作得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六十卷此上有

資壽呈表奏辭類奏通作中書奏是知其後

乞洪州第六狀刻稟一作事雖疑是

乞洪州第七狀隨衆人奏

辭樞密副使表殆浮華一作第晚勤古學一作志福一作

辭優容之賜作德

謝樞密副使表雋賢一作以寵而為憂一作百慮早

從一作極一作極一作少一作少一作少

參知政事表俾之一作

此卷謝賜對衣狀云授受之際廣顧受字上聲納也承也盛也得也繼也投字去聲付也公之它文

或以授為受以受為授蓋一時玄用不可輕改
此卷謝賜衣帶鞍馬狀乃初入翰苑時其云神都
警浩者謂前任南都留守也或疑解州封府之後
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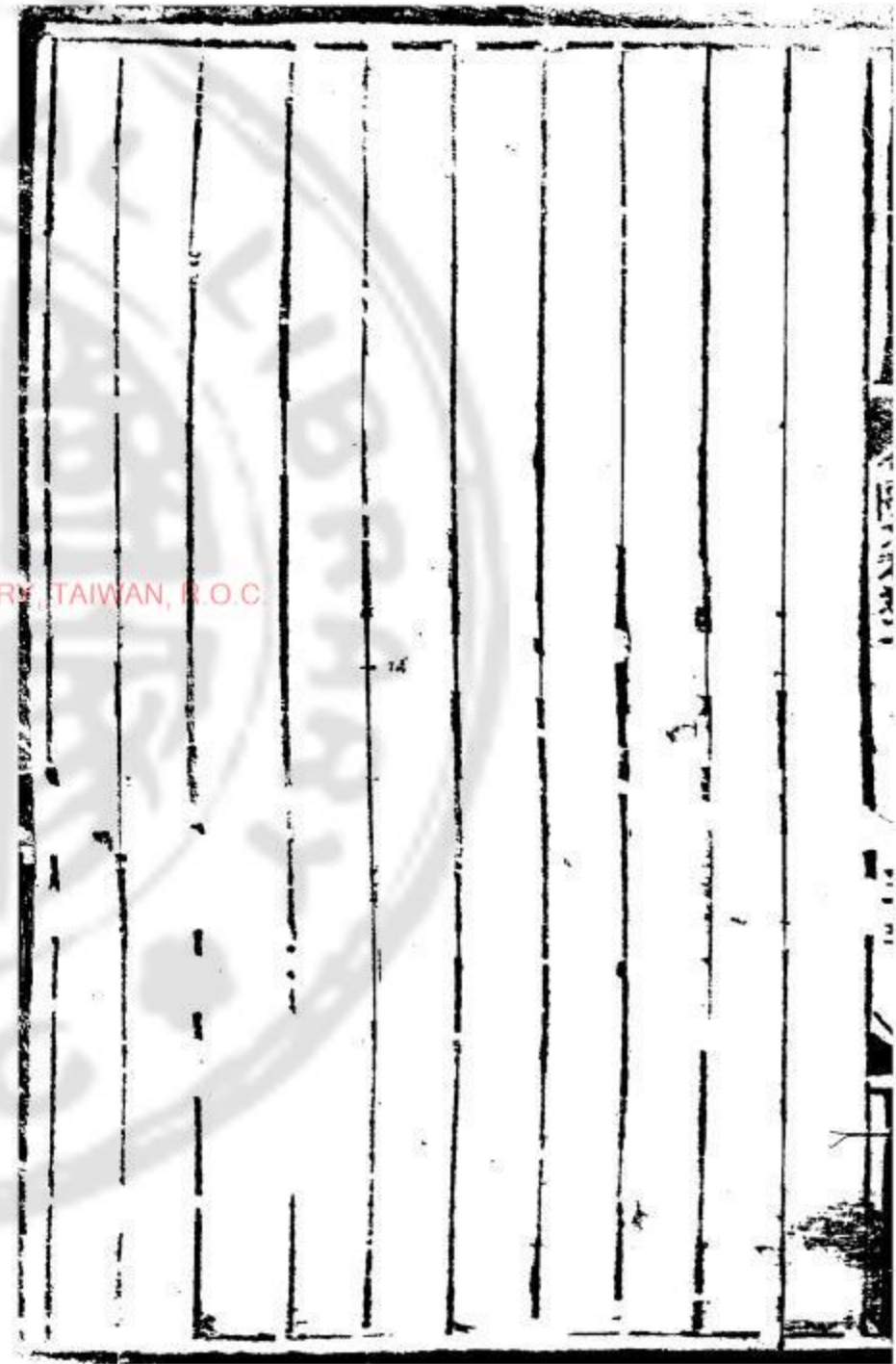
廣韻以謬為差誤繆為紕繆皆非美意此卷辭翰
林學士表云繆塵侍從乞洪州第三狀云臣以庸
繆修唐書表云黜正偽謬并集古歌真蹟凡言說
繆盡用繆字可見不用之意元文不可輕改

按兩朝國史至和三年二月辛卯壽星見此卷賀
表云庚寅之夕蓋陰陽家分亥子為兩日又人史

例以次日奏故史書辛卯正應表文吉人作臣等
忝備詞臣乃與翰苑同僚共上表也英辭類彙題
云中書賀表改詞臣為幸臣雜故事舍人當作詳
注察誤然慶曆四年春公知制誥時初無此祥當
以吉本為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二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治平元年閏五月

受寵若驚況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
仰黷高明唯知跼蹐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姿庸近識
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
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
報但虞填壑之有時弓劍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
屬皇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駑而自勵
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
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



何而甫茲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駭群聽以
生疑此臣前以剖瀝肺肝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
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庠
察其惘惘一作倏以矜寬雖或命已行國體當嚴於
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幸或於聽卑特收渙汗之恩
以息諠譁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者伏蒙聖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
來獲對天顏雖畧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
臣本以常材誤蒙任使問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

較其成効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內則
區區而自守當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
雖天度包容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
宜黜而升當責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禡於物論其
謂如何況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
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
望聖慈矜察特覲寢停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
趙際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敷陳續奉聖旨

須管便受告勅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惑之間
不知所措雖已受告勅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歷懇
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者衆以為
非若竊事為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
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即位之始偶因過
哀致違和裕既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由宗社神
靈顯此異事欲彰皇天眷祐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
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為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
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親廢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
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威德在人願臣等輩有何施

設過蒙睿

以此

庸林參聞國政上

所賞罰臣職奉行群臣之間有功伏不明迹涉僥
倖尚當裁抑以絕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議論
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己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
不免屢瀆天聽一作伏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
獲安常分以息羣言今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內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
新除官臣尋與曾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
日覆奏伏緣此來恩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

惶懼夙夜思惟雖君恩至優違則有咎然事體所繫
義有難安所恃者睿聖聰明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
心寬恕不以臣等屢黷為煩欲望天慈省闕臣等前
後所陳事理由加裁擇特賜寢停免於此四方旱災
百姓嗷嗷之際是臣等合被責之時濫受非次之賞
則臣不勝幸甚臣誠迫意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
俟誅戮今取進止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瀝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為黷重
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驚駭一作惶失郵

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綸但
知守拙以為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
自衆人以參待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橫啓
北嗣統膺期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脩理內量謏
薄實憂以重而責遇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
謂皇慈曲被詔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
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備思悅使以志
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憂
弁誓殫犬馬之微少答軋坤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其盡瘁不能者止亦貴自知敢傾悃幅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踐科場祇希干祿以養親敢冀逢時而見用蓋以腐儒章句之學豈堪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賢人之事而誤蒙睿獎俾貳宰司訖無毫髮之可稱常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迫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兩目之舊昏自去秋而漸劇精明曠藹瞻視茫洋冬春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群臣宣力之時自嗟犬馬之微生遽先疲乏惟恃

乾神之大度曲賜含容雖不責於曠官亦難安於
保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
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且不敢矯誣詐辭政事之
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瘞
以求痊尚冀昏聩之復明會圖後勅而論報

第一劄子

臣所有誠懇非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蓋臣自去年
八月喪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
來久患眼疾又為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已來
氣暈昏眩視物艱難接此春早陽氣上攻遂至大段

好事然臣愚心誠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
之誠以為榮幸然後懇求罷去所以勉強遷延至今
緣此是臣私故瑣碎惟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
難委曲盡載表章所以先具奏陳冀蒙省察臣以非
才過蒙任用使其聰明禮健猶懼不能稱職况此衰
病何以堪處昨日雖而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
臣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今已具表陳乞伏望聖慈哀
許令取進止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辭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

仁而濟愛人有餘而必從苟睿聽之未回由懇誠
之不至敢干斧鉞再澄肺肝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
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道逢身會進冒寵榮一玷機衡
五遷歲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運嗣統當天覽決
萬事則堯舜之聰明愛養群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
進聖治惟新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將何飾而可
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為已慚廊廟之許謨既
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尚可宣勞而苦此雙瞳莫
能久視耗然終日已爾尸居上無以副人主之憂勤
下無以伸臣子之憤故久而不去罪則奚逃此臣所

以夙夕彷徨難安自默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
聽少軫皇慈念臣日侍禁中竊察臣心非木石祿位者
人情之所顧惜孰肯妄辭筋體者物理之有盛衰不
能無之哀其可憫寬以不誅俾得請之恩當識謝
生之所

第二劄子

臣受國厚恩叨於機政材無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
預聖君含垢未即斥去而臣不思勉殫竭力以脩職
業輒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以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
旨賜以訓誨丁卯以至而臣頑然未即聽從在臣之

罪可誅者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之理當闔門俟命不
得進見闕庭西陳悃悃臣聞自去一君臣去就之際與
今不同蓋昔之公卿解職便歸百里其朝若君側暮
已絕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亦難其臣之去然
猶去者相繼今則不然凡辭職仕者皆不去祿仕或
憂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豈為避寵辭榮乃
是免勞就逸實人臣之僥倖也況如臣者尸祿終日
無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
日益昏澁看讀文字艱難憂慮戰戰事曠廢有悞國家
所以敢布懇誠乞憐君父異一閑僻處將養三二年

或日復清明却乞一邊遠繁難處展効乃是臣自為
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為難
早賜恩許令取進止

第三表 正月二十二日 劄 不允 二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
允者臣聞事君以忠信為本立朝以進退為難惟不
自疑乃能取信於上苟無大過庶幾善退其身昔之
為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疑荷保
庇之寬仁幸無大過是以敢用病真露情誠而封
章屢陳俞旨未賜臣竊許日久之明無不照豈不諫

乞之乃心得非一人地之息有所憐未忍辭臣之遽去
在臣自揣何以克堪豈合更此多言上煩宸聽所難
遂默蓋切懇私一區中詢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
常之任日諧進 凡則蒙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寮則絕
纖毫之間隙自 以受然樂職亦復何所憂危况千載
一遇者盛時之 知逢高秩厚祿者常情之貪得苟非
迫於衰病豈敢 以自欺欺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
俯哀愚款念其 滯柳質易朽而先慈警若馬牛力已
疲而則止賜其 知請恩以苟免則臣則願祛昏尚冀
清明之來復消 驅銷命終圖報效於 生

為雨水 為火 將罪之經 臣等 表

治下三
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臣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廢則天
為降災惟謹臣之有罪則臣於臣免臣其臣謝臣
念臣本以庸劣臣還臣或明臣推臣或宰司與聞國論不臣
叶宣上德輔道臣至臣非臣年臣已來臣害氣臣交臣作臣者臣已甚
饑疫相望秋臣歲臣曲臣後臣無臣數臣下臣一臣民臣之臣愁臣苦臣上
貶聖主之焦勞臣臣獨何心臣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
便合黜幽臣賴臣聖臣一臣之臣自臣伏臣望臣白臣下臣陛下
特回天造臣濟臣容臣愚臣忘臣律臣解臣或臣推臣行臣等臣四臣上臣宮
之降責以警臣庶臣位臣之臣備臣言臣然臣後臣別臣選臣尚臣與臣神臣居臣參臣補

益圖更化之臣一臣則臣然臣人臣神臣以臣和臣災臣異
咸弭不惟臣過其分亦俾國無屈刑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變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
上天告戒比堊羅災虞思消異之方願避進賢之路
特迂聖訓未諫愚誠退自省猶豈違安處臣其中謝
伏以天人之相去不遠見於事者若響之應聲賞罰
之至要易知舉其大則以一而警百是以政有得而
有失則災祥以類而來官若成而若虧則黜陟以時
而舉伏念臣猥由愚陋進冒寵榮一貳政機五更歲

律相府之事無不悉既皆得以與聞斯人之居不聊
生欲於何而歸咎辜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憂勞此
而不誅何以勸衆伏望皇帝陛下奮然睿斷赫以皇
明理其曠敗之愆正厥經常之法置之嚴地全以寬
恩警聖犬馬之心終效涓埃之報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火再上表待罪蒙降批荅不允
仍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群臣震
惶况居任責之司取焉幸免之計臣某中謝伏惟皇
帝陛下自膺眷命光綏丕圖協贊萬機之繁謹求

代之治肝不違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躬伯禹
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賜品彙象休宜召至和以來嘉
應而善氣未效時災荐臻惟天聰明異不虛出示人
警戒咎必有歸所以三事之臣連章瀝懇况臣最為
濫竊尤玷寵榮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敗官而
宜罰其敢逃刑伏望皇帝陛下俯仰至慈深思大譴
退其不肖以為脩政之先不以空文庶得應天之實
再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上二十七日批荅不允

臣聞忠以事上雖見義而必為力有不能則知難而
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寔繫國家利害之機則其

居也敢懷竊位之安其去也豈止全身之計輒殫拙
訥上瀆高明臣其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
一作學不通方識非慮遠徒以遭逢先帝誤被聖知
擢自諸生俾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繼統
當天方聖政之惟新思群材而並濟臣以衰逢之朽
質久當機要以妨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
之用考於外論早合黜幽伏蒙皇帝陛下廓大度以
兼容謂衆惡者一作必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
勉勵疲駑擔圖報效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兩目
眊昏積年舊恙中消渴涸新歲所加精液銷澌志與

神而並耗革膚豈削氣將力以俱殫臣若猶彊殘骸
竊貪厚祿坐取敗官之責上累知人之明苟以此致
興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異夫誣謗難復主張
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一作伏望皇帝陛下
曲回睿眷俯察愚忠念其獲親日月之光頗歷歲時
之久居常碌碌曾莫異於片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
衆怒尚之周身之智豈堪為國之謀因其自誣於病
衰幸得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
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

臣昨日獲對便坐極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
患累日氣血虛之頭目昏眩不能久立不得久侍天
顏悉陳悃愾伏自漢國之議既興言事之臣荒唐不
學妄執遠經非禮無稽之說耻於不用不勝其忿遂
厚誣朝廷借以一作為名因乃一作肆言訕上指臣
為姦邪首議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與兩制
所議本末察臣無罪曲賜保全而呂誨等附下罔上
語言悖慢無復君臣之禮以至斥竄母后非毀詔書
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顯戮止於退罷而已及
詔定濮王典禮不如誨等所議一作詔勝朝堂論以

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為誣誑街巷之人皆
識朝廷本意恨晚論之晚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
分臣所被誣亦已覆雪然則更何所辨豈合有言而
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
廷以為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人之榮乃是朝
廷之光也其或身名踐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
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人用事宰相李石為
莫所惡乃遣盜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求罷文
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為荆南節度
使蓋願國體當爾也今臣固無李石可惜之賢而其

所披髮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呂誨等違章緊蹠惡
言醜詆陛下為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為章疏
宣布中外今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實直
取名尋其誣罔下假借國體而自為傳播如臣者豈
合彊顏忍耻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貪
以為榮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
臣無疾病猶當懇自一解引去況臣不幸適值自春
來瘡温不止昨日而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
恩憫恤為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
養衰殘則臣未死之期當別圖報効今取進止

第二表 三月廿八日 此等下也 四

百折一頁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
臣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
未嘗遺物敢殫懇悃再冒誅夷臣其中謝伏念臣智
識非精器能甚淺稟生竒薄自以首履於艱虞雖蒙
困窮所守粗知於冬節而自早蒙擢用思奮猷為不
善自謀遂致德仇之積凶知避禍屢觸罪非之機先
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群議甄收異進終始保全以至
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乞貼於恩榮逮逢
神聖之嗣與顧已歲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

毫分聽於誼譚則不勝於詆辱猶疆臣殘之質坐懷
寵祿之貪青古云高位之疾顛何況千人之所指
絲以恙疴之苦茶然氣血之衰藥石之功既難求於
速効機政之地豈宜巨文於階官伏望皇帝陛下曲
睿慈俯哀厄懇謂獻納訂護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
沮傷憔悴之餘寔難交於久處許其引避竄以優容
儻從矣因此以得質則臣去猶為於有補苟未填於
溝壑臣無補於涓埃

第二劄子

臣近再述懇職上天下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

批答丁寧訓諭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
聖主誤被獎知陛下急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
臣於此時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駑不初
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頓首群言又不能和會衆
心以于一德遂致浮詞異論中外誼譚惟務夸胡無
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苟於無事以此養成群小誣
謗聖朝上則煩黷睿懷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閱臣
拙立衆怒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罪然臣拙於謀身
不慧任用已驗如此可熱不疑陛下聖度寬仁曲加
保全以為昏後毒物不忍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

不能安於自處者蓋以朝廷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
望重則朝廷尊大臣望輕則朝廷不重大臣望輕猶
為不可何況忘言醜詆毀辱百端今豺狼當路姦邪
在朝之語下傳聞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輕
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為朝廷之辱哉陛下至
重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
不可家至而戶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議論臣亦何
說以處之與其負慙愧行以見經紳執若乞身遠去
少避指目是則聖恩許臣解罪臣猶獲便安乃是
臣居位也以累為辱其去也以默為升惟望天慈曲

他人欲令臣已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使人休陳臣
蔡堯一州差遣

第三表

此月初四日奉上

臣近以疾患自陳乞解重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
允若坐貪國寵既以難安仰呼帝閣期於必達臣某
中書伏念臣早緣幸會親遭休辰以一經之腐儒承
萬機之密論違時背俗速謗招尤雖無獨立弗懼之
明和懷可殺不辱之節所以彊顏忍耻不知軒冕之
榮加之多病又衰難勝劬力之任近從去歲益以中
乾渴如應風之飲河喘若吳牛之見月多言外衆衆

病內攻心已自危豈足當於謀慮力雖欲殫樂或
不至於結願方奮銳於此時猶無可道迨推傷於晚
節亦復何堪雖幸聖君容覆之恩豈追神理滿盈之
罰苟不知退其將項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
回日月之照察臣粗識廉耻聞臣處此衰疲焉以一
州俾從素志如此則力排群議已荷於保全遂養殘
生更醫於膏肓雖同草木之賤尚識造化之仁

第三劄子

臣近以疾竊乞解重任除一察亳州至遣已三上表
及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累降批答不允斷來章

者臣竊伏思惟臣之叔涇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說
甚詳而其誠至矣陛下每降答諭丁寧獎勗所以過
賜優待臣之恩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遵聖訓力
疾就職而猶更哀鳴上煩天聽者蓋臣義不獲已與
近日韓琦曾公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
也臣以非才被任遠時忤衆自招謗怒不容其身今
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巷陌遠洎四海外及夷狄皆能
傳呂誨等章疏矣其罔誣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
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更與誨等辯正使合引避
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議乃為合理昔漢世大

臣有被誣以罪者例不對理陳寃蓋其人或遂廢黜
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有論議喧沸不自
辨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
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誨等詆臣者何語臣
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濮園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
後凡中書論議本未邪正及誨等加誣詆訕等事
已辜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謀首議姦諛搬運
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識廉恥頑如水石遂使
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之大任乎此臣所以
夙夜思惟誨等詆臣者諛佞希榮寵耳故惟有懇

更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心然則陛下聖恩
一許臣罷去是為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亦多矣
厚於賜以高秩重祿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愛久矣
臣之心迹聖鑒洞然洞見表裏此臣不當復言臣所
謂辨誣謗全名節者為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戶曉者
爾蓋非不自引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祿
朝廷所以寵臣下也使身心安泰名譽光顯者居之
則不勝其榮也若致辱媿耻憤悶憂鬱者居之適足
為百辜伏望聖慈察臣哀切懇迫之誠不以臣比從
容於退者特許臣解罷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聲述懇私更不敢
重疊叙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獎任存之既無
所措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
至慈憐臣衰殘不忍遽一作使棄稍務欲退人以禮
今臣表章劄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荅丁寧訓助
未即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
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第五劄子

臣聞一獲封成節一悲迫而言竟拙訥不能成動
愚誠雖切天下同以良省循莫逢安處臣本庸材
不足比效然所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一遭
罹誣枉受辱有端既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一牛齒
凋耗疾病侵凌豈可勉強衰殘不知廉耻此臣所以
披肝瀝血干冒鋒刃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駑
下通蒙陛下費用固當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
恩次雪身一辱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
明一事可採以前日之碌碌如此可知後日之無所
為也若終於一祿偷安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

亦自負初心蓋力知天固有不能勉彊若准退名
節尚可自擇前世入主之待其臣也事非一端或高
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閑退俾自安全不必悉以
高秩厚祿但曲從所歡便是若思伏望聖慈宥臣悃
福特許臣所乞則臣亦盡之年尚知論報今取進止
辭草恩轉左丞表
神宗四年正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尚書左丞位前參
知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雖
務極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於登處敢傾地訥上
黷高明臣某中謝伏乞天恩以表庸早由平進一經

之與子乃自守之迂懦十有餘年終不堪於遠用徒以
旦暮千載遭逢兩朝擢武約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
怛虞填壑以遺羞僉鼎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幸遇
皇帝陛下重離繼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咸忻大號
渙其均慶致茲孱朽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顛者
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
誠迫懇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矜愚守當萬
機之新政收一字賞於無功則臣雖蒲柳之易一作衰
尚冀涓埃於後效

謝草恩轉左丞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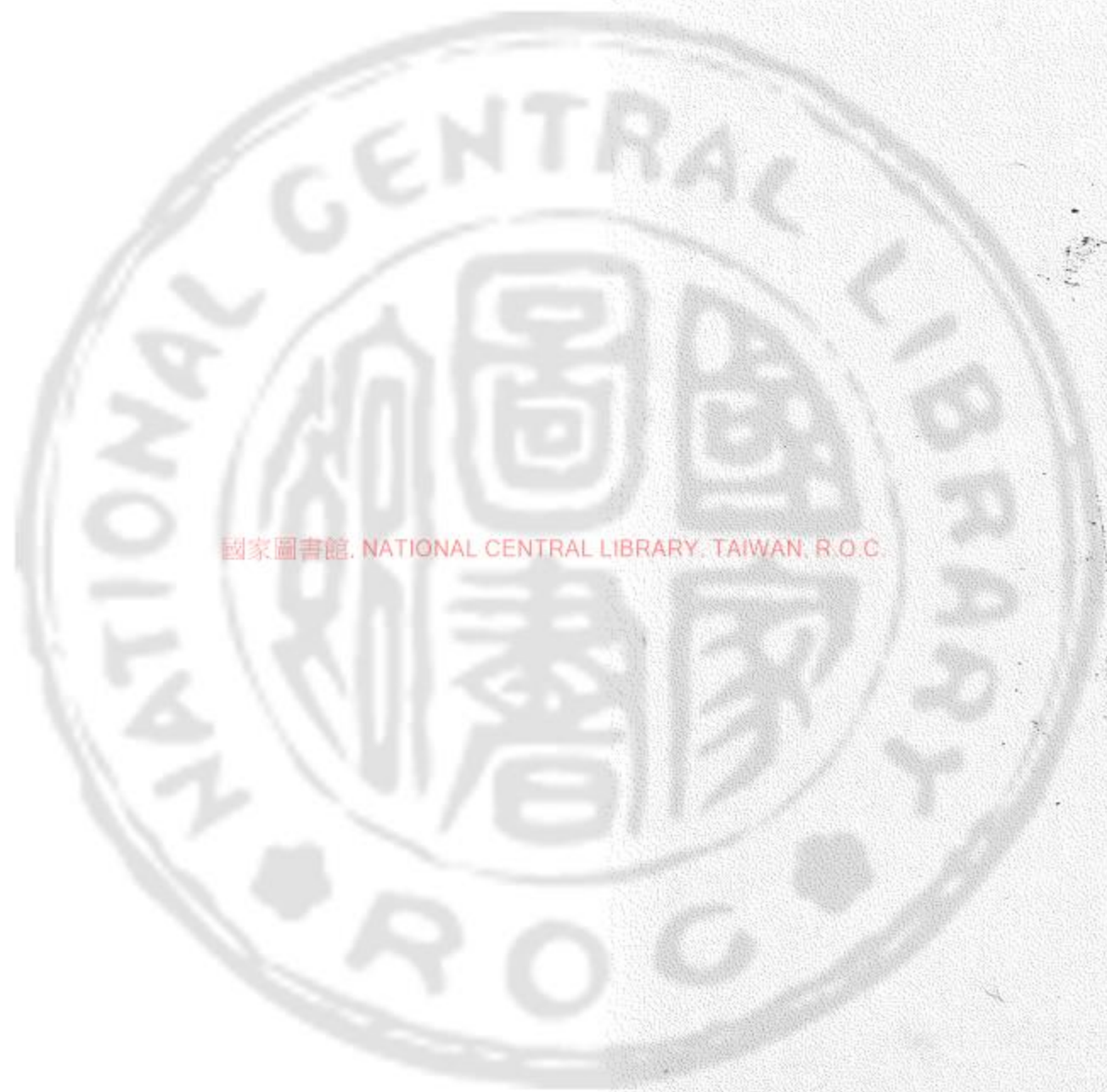
臣某言云云。八慶均行露流而甚渥鴻恩曲被俯俸以無容臣某下誦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足以備典謨上與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荷兩朝之誤知以下自孤生而獎用疲驚雖一作勉訖無補於毫分歲日屢遷猶坐貪於寵祿方懼黜幽之典敢希冒進之上茲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惟聖政繼離明上而大照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妾庸首下渙汗臣敢不混上思警懼益勵衰疲感風雲際會之下依日月光華之末少上區後効冀盡夙心下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三

維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縮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文部侍郎表一作幸或一作

未一作子夙夜一作昏聖一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朱熹書卷四六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三

乞根究蔣之奇彈劾劄子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為御史所彈臣即時於
松弟侍罪蒙聖恩差中使備宣召入中書供職今竊
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恪
負政府橫被汙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
而中外傳聞不可家至而戶曉欲望聖慈解臣重任
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
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劾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為臺官將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惟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為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為死不足以塞責臣若無之豈得令胡隱忍不乞與辨明伏況陛下聖政惟新萬方崇遠咸仰朝廷至公不為辨的直而臣身為庶民系列政府今之奇所誣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犯大惡而不為則上累聖政其体不細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令胡不為臣辨明也夫

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腹中事為難明而為誣汗然而若以無根之謗絕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為臣辨理先賜詰問之奇所言是臣聞門內事之奇所得必有後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矣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之奇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世以奉以為期量力而行有

不能而則止敢請蓋高之德遠陳至相之誠臣其中
謝伏念臣本出羈草粗於蓬萊遠在古文宗學之代竊
並群英之道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耆老之後遂蒙
獎用叨貳機衡幸四渎之無虞得容一素荷三聖之
殊遇持察孤忠坐食龍祿之祭不覺歲時之久而餘
髮鬢晚百疾交侵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双瞳眊
替幾不辨於騶驪頃自去秋累陳愚狀先皇帝惻然
垂閱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以解直任萬衆之仙遊忽
遠孤臣之素願莫復方今西院詞興皇明繼照人神
胥悅中外晏安頽無避事之輒敢遂乞身之請伏望

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憫哀念孤服之易危哀小
器之難用置之閑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
從於物州人鳥之報尚載於主恩

又乞罷任服究將之奇言事劄子

臣為臺官將之奇詎奏除執事已具劄子乞差官報
究明辨虛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
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付任差遣臣既解
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報究臣
竊慮朝廷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
別具表章伏乞早賜施行

神宗御批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
知如 付歐陽路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內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
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擴為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
自非遭遇聖明特為窮究則當為冤死之鬼然事出
曖昧上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者在
上內省于心必冀終獲所雪臣無任感涕泗感天
荷聖潔勿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將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為將之奇誣奏臣以陰秋事節日再具劄子乞
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按其所
指推究虛實秋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為之
大惡人神共怒必終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
四方之人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
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惜至公以
服天下之心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
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
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若者實

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未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是後復有鉄鉞心不能中正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將之奇得於何人其人於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直其所說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簡奏臣所歷血懇以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問

再乞詰問將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以備天聽為彭思未將之奇言事劄子

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苑生則必須審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况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却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飭遊辭無所的確蓋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

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人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鞠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別証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說人姓名思永之奇無事指說必以朝廷拒諫為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說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絕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即須行遣爾豈足為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為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緘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潮者造為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子惡所以語駭人聽易以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為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別虛實明其誣罔使後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為臣辨明反碌碌隨眾騰口搖舌蔣之奇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虛為實上感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

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既云無實狀則知虛妄可知之奇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虛實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為大臣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怒飛語騰出可以搖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奇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為耳目之官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

明案節圖備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可含糊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為分別令事理窮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奇豈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奇之言使事虛不罪之奇不足以重臣之冤枉臣非敢同惜也位不自引去但以此若不得則身是罪人朝廷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去乎望朝廷辨別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庶幾可以容臣自陳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察處虛實豈當乞解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證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乾不進神

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曆中擔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
身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
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踈族不
同居姪晟於守官處一作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為
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
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辯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
者眾其陰私事雖已辯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滌
州今惟趙鼎知此事其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
之辜為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

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彈錢明逸隱者良善不意蔣
之奇自又劾元欲望朝廷特加觀察若以蔣之奇所
對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冤
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辯正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家乞賜辨正杜門俟命
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系賜詔之奇則但云得自乞
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賤一作味之言若此
便欲加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
未敢便斷其死臣孤無歸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

府橫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為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
國以身當怨不御規黨阿私至多積抗怨造作飛語
中傷而以忠取禍之奇乃以虛為實欺天罔上及至
朝廷詰問則辭窮理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
亦自言驥一昧無實各白乞罷去臣若果有實狀
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
見思永之奇專欲以驥一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
不能自辯冀望朝廷更不辯明便以風聞行法況聖
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
碎首叫天號冤何許子闕定必不能含胡而自止當

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冤固知非
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虛受將不得已而為之
期於以死必辯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功之至
取進止

神宗御札起初明題中

恭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
曉夕在懷未常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
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
今日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
既明人眾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

脩

謝賜手詔劄子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為言者汚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令中外知其虛妄勅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等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橫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為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

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終仇所積謗怒交興當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內有孝思感慕之戚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恍夕在懷為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內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懼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閣門祇候入見冀面天顏別陳血懇伏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言敢再瀝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其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能於阿徇故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可恃者聖君在上公道方行雖構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既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為完人今亂國之讒已蒙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臣仰衡再造之賜慈正合損

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數年迫已衰寵祿之盈理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間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閔其孤拙曲賜矜從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苟知盡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

過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
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北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
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
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君言語侍從之
流每蒙過獎於群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
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
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遠異
臣之本末亦豈須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
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踈自
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

機以身為歛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與
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
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
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
猶為幸民況乎擁蓋垂簷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
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
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
度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為臺官一作察臣

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況上達君父之聽污黷朝廷驚駭中外事雖起於誣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伏況當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晝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寃獲雪人疑盡釋夫辨枉直雪幽寃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

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祇此二事臣自循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寬至仁必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頃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劾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于位祇如前日所為則臣必為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為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況臣一二年來累為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肢骨

立願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
伏望聖慈明臣之愚誠以事是察臣之憂實難安矣
特許臣解罷除一好即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
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屢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
夕俟命竭濟靡進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
一臣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二德叶和中外使人
心悅豫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耻
為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

怒毀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為言事者攻擊以臣
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寧少靜而臣亦未
嘗少安則臣之小不材不堪大用後可知矣臣又
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為衆人所服故
使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為衆人所怒動必
為衆人所怨詭譎忌嫉叢集于一身以此而居要任
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烈者臣竊自惟以為晚也呼
賴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誣罔使臣
不罹枉橫得為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
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勳舊德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尚

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
如一作効未著於毫髮詢于衆則怨駁已積於丘山所
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緣思
永等誣臣以大惡之案於義不可虛受若不辨於今
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蓋事不獲
已而為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
罪以來言事者固已耻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
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為
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為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
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

俾自臧縮如此則臣大寬已雪既彰新政之清明孤
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
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別不為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
所利甚多惟乞出自於睿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辭政
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殫越
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
不知引避而寵祿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既多謗誅
難大作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臣等而

哀憐之矣臣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
於天聰而陛下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云
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
令臣因言者而辭職蓋有思永等遠竄陪朝堂告示
以來中外皆言臣事已辨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
不能動搖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
聞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
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冤已蒙辨雪危迹又
得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殞骨糜軀何以論
報臣自二三來後已兩具劄子披陳必已蒙省覽臣
恐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請睿聽惟乞聖
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
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
臣幾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
聽合被罪誅乃蒙睿恩由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差
轉官資仍假善邦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
衰晚之年猶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
聖造由賜銀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

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復前後殿不坐臣益乞候御
殿日恭假真高天顏別披血懇求

辭刑部尚書劄子 嘉平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勅各一道授臣
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
重任雖策勵驚憂訖無補報而在再歲月漸迫衰殘
所以屢陳危懇之誠上干宸造者正以頭避寵榮冀
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適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
官資臣竊尋前例參二之我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
罕有若臣之優者况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

月恩典頗仍無功之實反越常格非惟臣自積愆負
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謂何欲望聖慈憫臣孤拙
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
一官度俾少安常分臣誓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
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或清書殿寔為儒者之榮聖以天堦仍忝刑官之重
內循謙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質迂愚粗
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
法筵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廁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

論荷三朝之眷遇每蒙簡擢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
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與赫
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
不虧於素守大馬合恩於報效桑榆索迫於棄運屢
貢懇私上千聰睿遂蒙開允俾解繁獄然而晚節餘
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奮榮被優渥之非常但
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
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鳩之力竭難責遠
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
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故

若川心猶自則於塵靈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 治平四年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具奏赴本生次
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庚子坐于永厚陵中外郡臣
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
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
撰成六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
進伏候勅旨

亳州謝上表 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按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

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
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祇荷寵靈惟知
戮權臣其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
斗筭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
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
事輒言陷窞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職未有能全
一昨怨空仇家構為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
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遽肆鳴梟之惡音
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日月之至明悉究
調誣遂接諫獄可念臣性實愚而疎於接物事務

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
期道義之交迨譽當朝常馬齒牙之論而未乾薦備
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
兵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
思於將護自貽禍累幾至顛隳上煩睿聖之保全得
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遂
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管綬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
之譏實負心類之明勅臣過皇帝陛下乾坤大度
堯舜至仁臣自取臣過況本由孤直臣力難於
勉強蓋迫臣既臣於非事臣由後於私欲遂同

萬物得無失所之望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賜仁宗御集表治平四年 月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俾彼雲章方照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中謝恭惟仁宗皇帝睿括聰明寬仁恭儉每虚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丕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美考序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照萬物法從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敢其庶春尚及愚臣

寵異群邦光生節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獎任之殊嘗與賡歌之後指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為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貶況災疾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強輒披悃幅自冒誅夷臣其中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遠更二府之繁蓋亦八

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沉默爾以為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繼逢時事之方艱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賴至仁脫臣於鯨鰲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風霜所迫鬢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涸眼目眊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黑白纔辨顧形骸之若此尸寵祿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

特軫睿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返田廬白首明時幸造耄耋之治酬歌聖化頭追擊壤之民雖居賦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一作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獎擢一作罷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耕可稱無言一詐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風波陷穽一作陷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刑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善

項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
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毫一作此蓋以去節一作此
近便於私營及入辭之日亦具奏陳乞在道至願修
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允許自到毫以來殆將暮歲
一作歲暮舊苦瘠渴蓋已三年腰脚細瘦惟存皮骨行
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
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猶多妨廢坐享厚祿
益吁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啓言而今乃輒茲有請者
蓋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
其進退之際既無所憚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

子之私誠自乞居父之隣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
伏旒袞之前縷陳悃悞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
名目就近於潁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
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
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
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
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
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

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之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
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
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
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
雖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
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必襲不
同並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
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
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
勸知止之人歟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

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
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
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
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
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為慙恨
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一作封章瀝陳血懇乞一致
仕名日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
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

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槩一作致其或上智高才元勳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為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去之亦無可思其用捨不為得失就不繫輕重其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尚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為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尚有一節可取故人君推樂

賢養士之心務欲獎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一作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輒竊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某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統人之摧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尚賴君父之

仁獎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
開許一作允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
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黷睿慈臣今三請雖未
忍棄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下勝迫切之誠尚
冀終蒙於開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生至陋力學未
強徒以略誦仁義之言粗知廉耻之節早緣一藝擢
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
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為故圓鑿方枘而難合以

至被侵凌於群小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強顏踰
時歷歲蓋思責任之方宜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
蒙寬恩獲保孤拙脫於死地復以便藩既無效於勤
勞徒坐尸於寵祿加以艱危備歷憂患已多老將疾
以借來形與神而俱奪肯而少健將隨之役已殫今
也病棄駕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
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不敢為於妄舉蓋
幸冀於必從伏望聖慈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
照察臣既非猶曠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
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於其好德賜

以受憐許上以章退告曰且使病瘳獲膺壽而天年
斥黜道遂遂其物性事更成於素志惟仰賴於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謀戮臣近以
衰年疾疴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日伏蒙聖恩一辭
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
祗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區以庸繆遭遇三
朝誤被獎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一辭於毫
分積為怨仇則不勝於誠警雖忠邪善惡上則難比
聖鑒之明毀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盡心

省己自信不疑其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貪冒
榮寵不知進退以至橫遭誣陷幾至顛隳上賴陛下
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誠心許解重任假
以善地使其私便偷安苟祿優幸已多而臣量盈器
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滋甚中虛渴澗若注漏
危腰脚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目私事侵蝕日加昏
暗發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事多曠廢是敢直
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恩未泯亦恐遂并三賜詔諭
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恩禮之數過厚於臣
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

伏望聖慈憫臣衰殘臣懇直持賜允臣累表吁乞
俾以本官致仕并歸老田園一作則臣雖死之年
猶生之日今取進士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呀乞宜不
允者未忍遽指率曲憐於舊物尚茲再黷蓋中迫於
危誠進冒誅夷俯深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
無能之賦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
府先帝少以羣議添察孤忠暨逢神聖之景崇臨竊幸
風雲之感會至於陟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旋

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繼之衰
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心
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解
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優容之大度慰
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深然而忠信所以
事上理無弗踐之立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
當上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
亦容辭位是敢再彈悃悃仰冀宸矜伏望皇帝陛下
睿慈深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
俾還穎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存念臣早從莊歲粗

學文辭又冒榮階當豐祿賜尚能遇樵夫而談道宣
上德以論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千宸造乞一致
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
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
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盡欲於未填溝壑
之間自為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實哀
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屢得瘡渴四肢瘦削脚膝

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
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比憚數步之
外不辨人物至於公家文字看讀繁書動成妨廢臣
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儿來臣寮多因疾
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復康安一作臣伏自
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
分知止辭去官祿疾於晚暮之年以免災疾之苦又
臣所患眼目一作白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
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
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

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獎其孤危蹇拙之迹荷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憫臣不敢避煩言屢黷之罪今已再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尚替於矜從臣某中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學遭逢亨會竊寵靈祿亦已豐矣辭陳力恩私未

報輒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陷僅存將盡之餘齡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頹疾病侵凌顧難恋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其此志又若可哀自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駑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著簪至賤閱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際疴疹日增弱胫零丁惟存骨立昏矇眊瞶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當廢去而苟遂退休之懇尚竊羨名是敢更殫悃悞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

少寬屢贖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
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 熙寧 元年 月

臣今月六日准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
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
末之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
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
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
贖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
退去六降詔書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

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
蓋為脚膝乘騎鞍馬艱難屢憂慮非時別有移替欲望
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
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
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
養育之私臣無任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四

紹熙三年十月承貞即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乞詰問將之

天下之心作之一

封進批

使事虛此下字

乞罷政事第二

忘作過

亳州謝上表于廷

士其難其為懇辭懇還必

報之効一作果

朝知

士其難其為懇辭懇還必

亳州乞致仕第三

表一作累奏

第四劄子明聖朝



表奏書卷四六集卷第五 臥文陽忠公集九十四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詔勅各一道蒙恩授臣
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
疾病衰殘累上表章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

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志
脚膝乘騎勒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時別
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
若稍獲痊安冀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起
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瘠渴衆所具其肌體

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
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心至曠
敗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
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所有誥勅臣
未敢祇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准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
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爲
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
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己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

羸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附下由賜矜憐不忍廢棄
丁寧訓諭未賜允俞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
臣乞退休而得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
請養汲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變寬仁
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頗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
勉繼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况臣
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
忍廢退且令爲祿養疾於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慙
豈敢更望遷進况青州於近邦之中尤爲善地前移
曾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良於此者

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懼俾臣且守舊任更
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
犬馬盡忠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勅臣不敢祇受見
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
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
便受勅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况念臣自去春蒙
恩許罷重任付守使得以養衰病及一年忽被恩
渥起轉官資移委知鎮中恩眷異便當祇受豈今回

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善以迎情切不能自
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按
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
辭專黷方且乞更調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強
而不圖遽被堅推之命臣竊思聖恩不以憫臣憔悴
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恐恐為累危不能上副
恩眷今進退甘觸於罪天益臣曾進而祇受則有連
章累懇矯激欺詐以冀免罪之非其罪大若退而
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一罪然比於矯詐欺
愚則其罪以輕在臣愚謂自歸則固當進六罪而說

輕罪臣竊憐陛下所以保全交借臣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使臣至於大難之致臣被瀝肝血不敢避煩言屢黜之誅臣遂恨曰臣之命已具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恩於未許臣欲問且令臣守舊任便於將理所行所告見謂臣不肖中資庫儲留君命多日臣既久憂惶死履水炭伏乞二十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 德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八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昔聖恩

優異論訓丁寧便當祗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己者伏念臣不以衰廢疾病方乞退休遂茲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免至於恩興起優遷轉頗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懇辭蓋臣近由去春由尚書吏部待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起轉一階除刑部尚書今總一歲又起轉兩階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起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黜之罪而二千宸造也然臣已三具劄書懇請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刀懇求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

免青州差遣若得此官而任要職可免矯激遠
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懇摺一併許免臣轉官恩
命緣納近降詔勅以古處州差勅臣是別候指彈今
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 熙寧五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
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
二十七日赴上謁蒙國五兵四進中臺之秩宣風一
面得獲東上之人祗荷寵靈徒知殞越臣其中謝伏
余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疎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

朝之贊推久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
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
上則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
瘡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一作虞而已甚世之所榮
者臣之所懼人以為寵者臣以為憂是敢輒彈悃悃
之誠累懇高明之聽迨於危慮周避煩辭而聖度并
容寬其罪免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
頹顏而祇受而况全齊舊壤負海與區民俗富完而
藝弄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備
官內省庸虛矣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口新求

治天覆推仁謂者履維爲於賤微尚堪收錄而大焉
苟豐於泰表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勸疲羸勤思夙夜
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如食邑五百石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爲於精裡皇澤濔流推行於大慶祇膺
寵數伏切瞻管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
繼文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群生溥濟於至和乃考
舊章聿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
九州之人並受其福遂因景至於萬國心爽
其誰敢後六卿職事久以其官而臣職忝須條條向

守土執事進而後茂周禮施學誠知地石餘處若均
慮無功受賞豈不違俯偃之辭盡瘁事君惟誓靡棄捐
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侍省西頭
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祇
命育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揚拜君賜以爲榮臣
某十謝伏念臣本以多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當
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謹
啓東之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默黎仁深覆載閱

扶携而轉徒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委
曲煩訓諭備極丁寧仍因使轉之馳特示恩頒之寵臣
敢不恪官自警訟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之迹
俾民受賜上寬明王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
今日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祇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
生輝臣其中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
錄庶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
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外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

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
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
敢期弘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
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
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皆眊雖嗟執卷之已
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聰一作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
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
聖恩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達會東秦

關守誤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
既不獲辭便當策勵羸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
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健忘作忘腰脚舊苦
拜起艱難兩目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
持日虞曠敗無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
潁間一差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
知壽州一次冀庶一作就閑僻苦養衰穉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
書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

默再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
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腫氣暈
侵蝕幾盡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
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
勉彊尫殘日虞曠敗況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
衰遲又復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蓋臣昨在
亳州累陳此懇伏蒙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
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
未敢別有陳請祇欲求准穎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
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

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禮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奉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俵秋科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為彛典原情以怒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食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

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錙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誼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祗畏更勵操脩戒小人之飾一作遂一作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傳宣撫問賜臣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脚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却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勅告臣未敢祇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賚賜臣告勅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祇受今輒再瀝危懇上千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盜訟稀少足以偷安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強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賴間小郡未賜允俞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為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

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
敢期於疾病一作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一作不惟
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
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
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關人伏乞
別選用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
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
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

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祇受尋已
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
進止

同前

附馮續
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
差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勅各一道兼傳宣撫
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
見訖赴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推
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患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
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闕辭免恩命至今

二祇候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
次欲望聖慈於奏早賜允俞今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一作十一準進奏院進到詔書一道
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若訓諭丁寧理
宜於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
器使寵榮逾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響蒙
聖念許解政機仍與近藩仰從優便臣以高秩一作爵
厚祿非為養病之資竊位素餐難久偷安以處所以
決謀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尚以一作念眷履之微曲憐

物不忍遽棄屢賜安存既又徙一作賜以東州兼委
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
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愆蓋
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齒日以嚮暮筋力知不復
完與其臨事而右辭不若量分而先止故於一作去
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一作補遷於淮頴得漸近
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慈被優殊之命超轉一作職貴
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衰殘尚非所受而況實
難勉彊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今
三歲矣而以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自適於

言行豈不愧於心乎雖聖度之蕪容必公議之難道
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穎一州
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
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東四路
略安撫使恩命之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若
到丁寧已煩再論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
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適於理則可
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為寵則必使

不死清議之所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
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為榮或其義
有不妥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
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難安敢更竭此一作
一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妾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
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
為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補疾不必廢其支體
然後辭官但其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
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累乞退休而睿
聖慈仁不忍遽棄大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

何使臣粗有愛君真愛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
苟得臣一作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
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
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取非於清議
而無媿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之
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
則當君父旰食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
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偽之飾特賜免臣屢
請追還新命一作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熙寧三年

言臣伏奉勅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
十七日赴上詎者負薪屢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
尚希一塵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臣其中
謝伏念臣本出孤平一作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
榮方大馬之控時早無施於尺寸况桑榆之晚景嗟已
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
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
懇悃屢黷高明敢冀天慈不遠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
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

雖宣化班條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
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尪殘容其僥倖仲被乾
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
殫盡悴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
制昔有乞骸而請疾不待年及者固多況臣又
苦於病衰早歲已陳於悃悞敢茲再懇仰冀哀
憐臣某中謝伏念臣一以介之妄庸荷三朝之

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獎因時竊位嘗
贊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斲動觸
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殞終身一作始終之名節嚮由
災疾願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
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謨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
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
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寬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
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瘖渴涸
注若漏卮弱脛零丁元如槁木加以晴瞳氣暈幾廢
視瞻心識耗昏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廟大度以

兼容而隱職曠官實為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
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
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開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
為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繫鴻造

又劄子

臣輒滯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
蒙恩許解政事即曾乞一近潁州差遣度得漸謀歸
老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
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
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

為煩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
淄青一路既不獲懇辭遂勉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
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潁冀便
於歸老未得請間尋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
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
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
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其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
年幸值歲物豐成民盜一作訟稀少坐尸厚祿足以偷
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心
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渴下淋晝夜不

止脚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拜跪艱難加以眼目昏
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
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榮無容
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望
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 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
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
干於冕旒宜先伏於階闕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
陋少苦竒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

用之

以早造千

涯憂患亦

甚夷嗟力不

以交攻爰於

歲律又更雨

甚通今也其

況今時不天

爲魚上下皆

夙心伏望皇

王素弱體身小老而先喪大道

而強每念恩私之莫報燕之疾病

以毫之初遂決於風濤之計速此三遷於

勿於州符而大馬之疲理無復壯田廬

誠仰冀乾坤之造

去來固不爲於多

乞於殘廢少償其

舊物臣惻至仁奈其有素

非為之誠以其職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曰俞
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其受散髮遺棄之
舉并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為榮幸焉可忘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物之命恩旨稠
重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治今四年之
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切之言愈重復于
冒天慈頻蒙聖聽一固已可厭而可自足而崇陛下未
諒諫曲為容心波詔音一作丁寧慰譬此天地
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將奏

述古之言三不必伏於床死後得疾不待廢其支
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強則自宜知止
而不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此如此爾
蓋自守亮迄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
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廢
支體爾此臣不能自己者也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
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歷事三朝最為舊物
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卒又未及去之太早耳然臣
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同恩禮優幸不
為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竊

見實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時少卿孔承恭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詔言褒獎以敷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早去為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俗自為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行聽覽果若致仕優幸不為廢棄雖言未及又誠者不以高非而又為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倖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為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 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布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嫻感極涕洟雖情有過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著龜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不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階於華顯然而群劾方茂浦柳未拂而秋早良規嚴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况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

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
於訓諭久未忍於棄官竊臣性之事君必本忠信言
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間身坐食於祿
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覲之煩每自省循莫違庶
處是敢罔避而三之煩積積有萬一之於從伏望皇
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齊駟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
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
以殘骸臣若得已即綬於百司自駕柴車而即路
晚前知無於大過汝身永荷於鴻私

謝表

車口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奉院遽到勅告伏蒙聖恩除
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
矜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
榮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庸冗之材早遊休明之運
不通之學既沉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
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
高堂而年齡晚景疾病在殘軀希知止於前人不待
及期而後請自陳懼屢至殫煩既久歷於歲時始
由蒙於開可仍超如於異數非止錫於殘骸道愧師
儒乃壽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

於頭帶鬚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
里一作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嗟共識聖君之念
舊措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履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
遭逢蜜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履之賤微
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歷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
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維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
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

國駭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蒙天
慈曲加記錄特賜詔旨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
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瀝懇累年近
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仰密細瘦
行履拜跪艱難伏况祠事恭復出於彊力而臣迫以
疾苦不獲赴召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憂憐之恩
臣不勝惶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啓愛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我於嚴召被恩
言之慢塗無病質以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遜群生而濟育臻至治於和平
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禋陟降薦獻百官
以職而登供膺受福墮一人有慶而成賴而臣近辭
印紱方伏田廬當與度民並蒙餘澤敢期膺眷尚錄
孤孱俾陪在外之臣來預傳祠之列載念臣自緣尖
疾幸獲退休殆未踰時尚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
得與者為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
於策勵姑自信於奇屯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
牟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應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
昌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
百五十疋米麪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
篋門增曜亦霑慶賜之優祇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
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
之舊章待舉季之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
羣御有司絜豆籩而恭事而臣衰殘之病質荷寬
假之深仁方居畎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重書
賜召不遑祇命而趨使指就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度推以至慈念箠履之雖微

猶爲於舊物閱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
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



代進奉承天節縮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啓辰正宇陳儀允昭於嘉
會庶邦修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縮三壤所宜九賦攸
出備諸宰旅實織筐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
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喜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

前件物出於蘭稅載厥仙經疏密有程甘馨可永以
時述職庶六尚之收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干
澆宸造臣無任

代誦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
心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
盛明自給主知參預國政謹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
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
蒙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
名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

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
以聞

表表書啓四六集卷第五

緣臣此上有蓋字

皆眈昏眈

憐憫降辭

恩詔一作明詔欲求一作乞

三聖三朝

衰病一作衰疾

永繫永一作帝制常一作典悃悃一作懇嚮由一作

永繫永一作

曲加一作曲煩粘鑽一作鑽質

言意重一作重意復

在外一作在位

碑名一作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五
上齊學士 啓天聖六年

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率超附青雲之名
使西山而起嶺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
字之寵者榮於豪華而汎天下之風采俾十閭口吻之
雖黃並出以未塗之俗假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
能令重於九鼎髦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殫重
既富春之勞曠漫判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依歸
伏惟某官稟 三英抽華道以 以質達史博霄堦而
垂光黼黻搗一絢雲河而發薄遊七仰而若已入聖

域以踐優卷之聲軼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獎瑞昭
世以稱珍愛之心輝下邦增不特起持袂於羣英之
駿類弁乎千齡之辰列坐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
若若懷綬宛轉於一輪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
舉以題輿而懷美何恭祖以縱情而馳驅垂腰仰刀
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經膺雙武之良第連最以
推高賁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持贖錫几以十
篇而奏文揮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尚方給孔秀灑
鴻都之毫雖而崑者刑書之藏是開平仙室而東壁
者文章之府載郁於時罔若為顯化之贈夫是育材

此地發旖麗正之送首社集仙之名何蟬芸簡以生
香茲焉辟慈紫栢荷囊而臨問最近清光固已丹轂
解嘲天祿草經而擬玉金刀博學太一秉黎而下觀
頃錄之為之末必發遠行之論吐從吏對出檢籍商
謂之儻亦視同於守物復名教之中樂坦燕乎
清秋遊州學於郡條久從察於別業一麾出守固雅
內之所存千里似青乃上心之依注距楚江之清靜
無寧世之上游大麓之望無諱賈室之繁甚富足以
坐而聽訟用明時神秀雲頌春過衛旱而倦日清言
况空臨雅俗必金浮然而未夾居半夜而生思安至

小天下在培塿以宜慚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咬作
蛙之可度然伏一作遇某官量陂無際字蔭甚穠一作
推較成猷壘括振德襄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
吞雲夢於胃中燕客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
光塵曲垂瓊采之私俾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大轡在
手驥足何滯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
恩有素累牘奚陳

胥學士答洛

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為費者恭以
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貽謀克隆堂室

頃聞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伏服作膺聖域以惟勤
是俊躋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象節
高奇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
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劔一飛之翼行時
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併遠垂於厚顧方披晬表
遽捧雄篇恣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
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道麗以盈箱彫績紛華而
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礎星豈惟
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美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
難能誠哉可異雖亨衢自至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

路共成取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啓

近費蕪音仰塵紉凡載形容復深極寢稱弊尋無庸
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于尺牘以必珍始繩窮而
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踈
陰加震疊竊以昔者魯哀素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
月更乎生評自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
為榮獲江左之筆歷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
常堆案而弗訓靡答私譽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縷
為玉之產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

林忘公侯之貴納有寒之曰曰密聲吹之青兔墨
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
有煥私藏因為殊遇某佳氣惟舊揮檢弗文之沃若
之軒髦有尾兮之長醜頰右臂而為彈早歎茶疲雖
左肘之生揚徒能彈化爰以自童髮之交剪浴聖日
之光華勉紹箕裘懼藤門素冠乎技木莫踐化人之
場錢若神徒爰對囊錐之願一昨與借外計續食縣
官之郵石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賤於素論篋
衍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涂而自備然或鼓
舞至化呻吟變儒効騷人之鬱伊慕漳濱之模措品

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賦奚
辨麗而可紀徒散散以興譏何弗健於詆訶輒外影
於嗤鄙蹀躞短韻迨無取於擊轅盧胡見貽乃自珍
於乾璞所期用覆罽擬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寶
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老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
優醜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
恭後堂執經猷陪一雨之賜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
歡執如意以指譚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
之成珍指顧飛流眇眇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
涯而復俾十倍而增榮示一曠而為羨豈點閣之多

暇在虞筆以摘文縉旨星初髮歲雲落布帛之言甚
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時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閣
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褚端耀當
閭襲以十緋為天下之至寶脫復一讀解舛中之不
妄貴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恩呀及頂踵奚
勝

謝國學解元啓天聖七年

右修啓伏覩解文濫膺各薦肄三合雅方列於冒濫
殊百在庭還陪於方貢惟遊東之彌衆叨首舉以為
榮歸謙無後循涯有溢竊以惟庭講治務多士之思

皇漢席遲

後作賡

以得人而為盛然皆謹能書而上

獻始揚進造之名隨計吏而與併乃署秀庶之等

適謂之有德九變選乎知言所以樂育群材並贊郁

乎之化潤色鴻業協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

道而況成均講藝昭五帝之遺文辟離環流筆三官

而對峙自京師而首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不尋

垂之末葉皇上握文而統理坐法官以垂精並舉豈

規丕揚先烈恢逯衡之至治擊八穀之群雉躬孝哉

招徠之動紹永嘉敦樸之舉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

兼通託之百朋思謂天人之知與並申辨論之法特

為孝秀之門貞上著以占名謹詳并卿評之清議一

和國之衆咸或一作使得以應書百孝庶之評皆勸令

其過駕固以享一馬東和之聘光末帛貴困之格菲

羅桂雲蓋取於逆嗣頌豈取於歧無復於遺珍怒振舌

以無立別契千齡一而猶先而復訓大賢之掌啟登遊倅

於上詳謹從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試可系於辨

梓之矧詞言析理以精詳書以論論者二三道使

能諒以著于篇對有百人盡備一作欲善其事自非行

能高必業履優味閑覽乎九家之流一作以於乎六藝之

潤講乎高誼而已又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

皆詣理則何以當重圖之圖報也列於名聞俾後席
之容乃得趨於臺試如修考天機是淺俗韻素真響
未徹於一舉器不賈於當世瑣尾成乎長醜寒素之
爭後門撫頑鈍以無庸常仙艱而茹歎首戴蒲而服
業早失光時言剖楹而發函僅存手澤毀无君憐於
志戕作食不龜安可以得封勉為佔卑以呻吟勸取
戲儒之詬病啼髮光華之且徒慶於逢辰業之雄
之躔奚能於速到掌因續食於縣次獲陪待詔於公
車對策無為終以空言而罷雅拜非礼幾坐幸者之
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都盡諱窮極於反袂銀

羽嗟其觸隅學揣摩而不成反喚於血嬾旁雞駭而
發詠幾高於湘纍志銷落以理沉迹零丁而孤苦頓
自脫身倚籍著錄誦黃孝祠曲以見譏肆鱣堂而卒
業之梁茲又散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成殆以僥荒
而見隔對合齋而記食躍訖履以倦遊會深詔之急
賢伴命錫而論士靡術術當之枝上充斯范之求輒
以復來勉茲再鼓當輪場之斯開接馬執以至馳禿
千兔之毫筆不停而爭綴卒連惟之袂袍何自以太
紛曾是卿生最當前列踴躍燥吻舌不下以香然駭
琢曼詞思彌枯而兀若奉有枚生之累句僅同雕苑

進一作之後成日佇報開陰四引去夫何蓋吹之曲誤
中卷文之規用冠冕冕越陛上級屏間誤墨本無墨
於成蠅竈下焦桐豈有思於為器玷茲登采實駁群
倫頗揚糶以增羞在冠蓋而昌捕一作循心獨實用說
類此蓋伏遇某官表燭群倫丹青上化雌黃在口擬
塵尾而不休前梯長鳴註旌一作端而可遊因與民
於三物務推轂於消主致此憂庸父於既來敢不仰
銜提獎益厲進脩磨金鈿以為鉅策蹇步而瞻騷
兮箕舌已毀糠而在前而乎端毛使培風而直上用
於知己答乃初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啓天聖八年

楓宸燁燁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
竊顧無庸一作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祗服寵靈實增
表誇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
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
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
彥樂育人材講求精稜之原潤色帝王一作之美卓
為性範垂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為我神靈之運國
家石賢興治若古敷獻休嘉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
火彌文上化疏壁水以環流精太寧坐蒿萊而請

道淵乎舜日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
廊廟想其後下賢書而旁午論上意之丁寧復詔策
於廉科謹錫能於歲奉馳封一馬使者行道而相望
魁首群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逮計車之信上首方責
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壇筆書乎
重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
牘速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
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錫乎微猷識字包乎賢業
明夏昌之畢講孝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
定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修

又以服官陪英雄而入穀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
淪樹樗甚乎液構膏膏嗟嗟昏軀戴杖冠而竦誦切
愧命儒問天尺一作尺以不知終然情孝加以素鍾舛
運生道百雁自剪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耕夫
而衣襪早去先疇暑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未
路佻儻後龐借言群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
後多見排根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真處
於百郡每與計借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慙
踴數此隻奇撫骨嗟乎淪鋪卷耳其於藏密然而良
我莽治惜先芬而懼墮毋髮垂星感親闈之恩養未

及衰於駒齒勉自奮於驚筋乘下澤以去鄉棄梨
而為誓車騎之甚都之推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建
鶴仰攀於俊軌橋門倚倚一作袂獲覘於邦光金馬
之未才輒應書而克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
能自倚瑞鬮之上書美逾千數之衆速漢庭之
以名聞司矍圃之去實僅有存者顧一作性言
玷既陞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一作言
之誤擇叨署策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紋諱
諱其謫載恥郁穆之言浸雲澤以林流沐天光之下
燭竊慙竅地宜則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第一之

宜不失於舊物期仰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
至三而乃竭綆短楮小嗟速用以奚勝弓撥矢
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閭坐狄百戰森庭孰列瞻
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牆况訝鈞
塵之夢遊驟竟幹竟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瀆
膚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黠流之過聽燕求
箕斗之虛名謂數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藉之
良厚重遠於大臣猥自下流參照上列省逢天之幸
幸實叨恩之有因此蓋其官闈繹帝猷雍容朝首於
澤光華之治表燭薦脩之倫膺上心之東木一作文

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爾勤先為之容俾朽株
之見用致茲辱以及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導修士
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望鑒金鈞泥尚依陶者之
力誓言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 天聖八年

右某啓云云坐伏啓扉並集十人之履賜檢在首
紆一綵之綸矧惟曩爾之軀仍玷衰然之首仰膺
渙伏積震惶竊以周陳三物以實賢必慎乎命緝之
選漢間數路而亦士乃盛乎得人之稱用能暢節平

之文一變而至道錦炳終之祀三代以同風關是齊
明之猷允屬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興運未伏膺圖敷
四葉以重光式九圍而用又銷鋒偃革外瞻乎靈威
卷領垂衣坐朝乎况憬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
庠亦以興文飾弓旌而於後華歌式宴咸預於計偕
游藝極園載嚴於籍奏中樞而親試若異等以精
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為一時之清選夫何公一作
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履空疎才猷散戾門緒本乎
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寢被右文之
上化激昂雅節策發蒙櫟沒鷄白以桐碑偶能於童

戲笑簡青而嗜之帝訪於師嚴徒有志於雖燕僅不
成於刻鵠陸議闕止高靡識於擇穆故臯屬文徒率
成於融散早緣妄動竊公英游貢版齋行常從於末
薦佩方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太平之幸臻遺賢言之
荐降濫乎事率猥以名聞洪惟聖治之光華蔚有俊
才防還集並進乎千篇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
孤生絕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採乎一日之長
冠不諸生之列既行能之無取加世由以非高踴蹕
後塵迹靡參於俊軌唯黃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
底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顧捐軀之任列誠揚批以

貽譏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
鑠金豈非思致異才揖怒蛙而茲始將招駮足假死
骨以為先則何以靡遺謫薄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
省循而是懼實獎擢一作之有因斯蓋伏遇某言補
勸斯文冊青至化嘉武屢進務推轂以為先賢一作
開使躡夷而有始敢不仰銜恩遇進勳操脩循一作
以為勤佩官箴而有守任鈞以播既由陶者之為一作
項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以往來知所圖
代謝唐荅判俞一作天聖八年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手鴻軒一作

雀知之晚一木爲乎大厦豈無熟賀之私屬被責於吏
詞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署意欲謝交嵇康之
性不便書變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微豈謂某官俯
亦存臨過數禮意延金廼玉堅乎又曰不渝如璧如珪
問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入恭佩恩
勤敢忘寢寐狀況以英英之善譽可晏晏之休辰德行
中乎妙科諮謀參乎大府運籌惟幄豈足盡於上才無
光虹蜺固莫量於迷致內惟衰退但積欣愉

答李之秀才啓

脩再拜天錫文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轉首

得所賜書教一箇雨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既久驟聞
足音以寔然迷寃若招頓歸常幹而來此情乎一失交
臂之舊一作再見四星之周薰歇燼銷壤斷土絕昔人
以三月不見尚或嗟於生鄙羣居父離則弗能於無過
況孤孀之有素邀師友以斯疏妍皮累骨而益癡獨學
面牆而奚嚮薰濡弗及寡一作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
入耳美乎此四字且美美一作道靈絃以摘思煇春華而發藻
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若觀天驟發醴難之覆茲
焉一作者之規矩誓訂漳濱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但
方枕塊以雁憂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

等時以孝聞願思肯構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踐而況
大錫標一作絕俗之馬執包六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辯
雕一作萬物竊伏一節之評且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
東見枉有司為紳冕嗟道路譁鑠且夫好惡之異古今
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堯大樂猶見非於墨
子撫絃在乎流水難矣賞音珍鬣鬻於九戎誰其識寶
使懷道而委莽動直士之肝衡然而泰先否而後傾禍
為福之所伏驚鳥將擊先甲而飛流川以壅其決孰禦
一作願養高而全道密中藏而煥時掩乎十仞以韜光
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朴而示人

逐水一作先至者騷之能豈與鷲而爭路斯皆雅
量之素蘊誠非兩好之溢言某之妄庸本無似肯誤
蒙甄擢遂見收齒象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輩登
科前賢所以規讓循涯已溢醜目無容江閔復重音
問睽阻時既昏而將暮入存陰以鮮歡逝懷英後之
並遊恨無羽翮而飛肉冀緩吉履之福以迎來譽之
光紙盡筆窮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啟 天聖九年三

某啓此者竊吹一作下科濫中一作大府懷機之嘉
喜一作容外見迫感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獨塵望於

媿讓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况上拜英俊之
躔天相燦煌之座暮中請考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
遊一一蘭臺之衆一什勉裝駕筋之緩和陪席聘之
跡問祈招而不知因慙誌訪奉南陽之坐嚼肩有等
謀賴乎天幸之然續於賢者之場此伐柯而取則獲
企前規告舊政以乞靈得師餘燼已積想風之慕彌
增竊林之懷俟焦墨以戒辰即齋行而首路傾依作
系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執轡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兼枉長牋欽玩此詩在雙路府

恭以某人機神邃茂識理淹和微名籍布於士紳
表挺生於王國言章約美寡六藝之英精奇思緒
蘊華漱五河之芳潤松茲逸軌冠乃烝髦今國家崇
東駿珍寤求考秀下細文於方國騰真帛於丘園而
某人夙蘊瑰材稟膺溫詔占磐鴻而啓繇俟華鹿以
送賓顧以某體質頑疎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
蒙之顧後之求承版謁以見臨袖瑤華而伸覬仰銜清
眷荷襲衣以奚騁載挾蒙襟念英瓊而曷報歎降至
極敷染奚周所示盛編輒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其答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
環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墨墨淪不能捨手伏以某人
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孝履空浸潤淵源之奧知竟
變窺見天人之交之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
令然而奏磬偃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為至寶而
自慕幅巾於衡巷乘不澤於鄉閭五園之養高軒
鴈縵而堅卧冥飛已遠笑弋若之何求齋處坐談嗟
律魁之獨棄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效菩薩之坐
家去塵自遠掃緝摩之二室敢入者稀是宜願為方
外之遊隔乃此一什 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將大

題因隱凡之閑居品以真象之癖思灑乃藻
聯為龍鼠而扶掖僅成輕發養鷄鷄而奏曲徒使
悲別夫峭格峻高春華揆美暢來雲依月之句擅
乾映草之評內惟稟賦之姿真稱袞袞之寵去天尺
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蔑聞一作於絕調未還良
報徒用醜態

上隨州錢相公惟漢格明月二年初再美影

平章事以崇信
節度使

此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塵
能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會希一盼之榮當懷微以

云初屬擁旄之方始相公生於雅俗鎮以無為民豐
四輔之平市息三尤之盜行如憇樹絕無兩造之辭
託乘戰實惟奉百金之宴而况西河幕府最盛於文
章南園蘭臺莫非乎美俊豈伊末迹首玷初處至於
憐孤懶之無能容爾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卧以
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竟從軍之樂豈知
為吏之勞范德已深遊藩未幾既而持山國之瑞符
政戎乘而啟行荊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
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巋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嗚
每臨風而結想徒懷涕以懷恩相公以彞鼎之勳

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群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
之車終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
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
之理秉珪璋之德何恤瑕玼擬松筠之心不變之霜雪
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
言之悞主侯聞來復以慶終身願無以理而自明當
其既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之心
未知報恩之所

謝拔擢格
景祐元年
文康公辭入

仰服恩崇實增震慄竊以拔擢之賤是酬正為難

委方冊於程文折群疑於獨見一作既約組之三寸
簡編多前後之爭弁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
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
知門王一作五而為閏况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
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李斯編錄
究百世之放紛摠群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柱
青藜而屬書抱簡劔陵拂白蟬而辨蠹如脩者器
庸妄族本羈單雖出逢平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
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日
足以浸潤聲明之代復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擗

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
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愈版以
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元然而欲粘
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
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
此敢懷榮遇以為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
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
言而善擇顧無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碩鼠之有
五能盡於是矣鉞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
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

可榮何勝於睿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澈近星象以昭回慈窺金匱之書坐費臧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與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啓

景祐二年秋將入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古者冥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吟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正有歌三夏使者

舟辭及於皇華然後拜既足則施以貴賤各有所當脩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往從之臣當藩屏之任德爵之重與齒俱真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餘裕多為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秘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孱陋敢辱褒稱形於短篇以為大賜伏讀三四且喜且慙譬夫四面之宮鏗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及夫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然既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平顧惟愚庸豈得賡繼但佩黃金之賜無忘長者之

言

夷陵上運使啓景祐三年

脩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螻蟻之微
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恩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為
榮獲在公麻是為天幸伏以運使府中懿猷經遠茂
業康時當一畝之利權竦百城之威譽凡居屬部皆
仰餘輝顧此孤生最為沈迹時蒙賜昧曲賜拊存安
其惶懼之心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
以無忘策其筋骸盡疲駕而為報將謀就道即遂
遙瞻企門闕忻愉罔既

謝朱推官啓

某竊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東髮州里絕無
日之評焉綴玉幾窮階級之後加以試非遠到才
不及中惟以之為隆而止格類繁之不失
或感其能原之各有其由若夫爾位宜伊下列遂
被奸官因忿踵之使然奮其愚心不顧惡訐為首仲
尼之所深譏盡言扣入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
抵譴詞尚賴至仁情加寬義投之虛僻使身有患猶
寸祿以事親守一同而庶邑有民與社是為政以效
勤退食自公敢忘心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醜頑伏

通其官式注印符冊臨實帝垣赫天下方想於風猷
從容審中警焉於府望是惟身時得庇光華然而從
事有便宜之格縣之不徒勞之迹負弩而隨伍石當
備前驅折腰以得上官取資款救沈必忘情素本孤
危犯忌於時奮身無所棄勿道太過者踐之挫辱案
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懸補賜以存降則去常
儀自敷高議復因介使統尋長緘過形溢美之辭曲
盡五勳之意片言之澤榮於儀父之褒一顧所臨增
其大呂之律徒茲為謙之盛美宜且鄙陋之敢當
此已殘寒威方勅吏所珍撫以副候儀

同王舍人 堯臣 啓 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
之治蔚聲名之為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冊
之所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
之才至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論必盡于丁
寧盛德有容燕賓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
某官識際天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擇第中甲科
間乎風采而天下悚聳一作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
若乃從容禁畧潤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髓
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

度之素蘊考於羣議而猶稽豈惟愚矇私獨稱替某
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踰時未能補過首孤危之
已甚惟藏縮以為宜豈望龍光之未輝希咳唾之餘
潤匪期函論猶錄踈頑先以珍函越於常禮遺簪已
棄尚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如溫律之來煦幽
憂併釋榮感蕪深瞻望門閔無任飛越

謝李秀才贄見啓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爲邑既陋且窮
詩稱荆蠻以比戎狄霸遊宦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
不通頑然囚拘誰與爲偶孤陋之謂古人所憂今者

上蒙寬仁徙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
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暫以長牋
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
虛空聞足音而尚喜友於賢者況邦士之所推願在
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間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言豈
足殫

回穀城使令啓

某啓此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獎
伏以某官以文飾史學古任官講事勸功脩舊起廢
示之典一作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

來者足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顧爾訥辭矧非善叙已然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豈敢逃於衆誚但慮玷於清猷慙愧之誠敷陳罔罄

上執政謝館職格康定二年十二月因崇文

集賢校理

脩啓今日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若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爲書林又擇聰明俊又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技讎得以考閱

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一作闕博之考出贊明命人承顧問遂登宰輔以整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崇獎一作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菁莪之育人林易鼎飪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廩重職閑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群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

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効奏御之日鳧僞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命實有覲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顯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慶曆三年三月自滑州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彫弊之民方仰思於

思煦撫綏之術況舊著於政謠猥以下僚獲陳大府近應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日祈聰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即依仁而有幸凡云詹企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邇伏惟上為邦國倍保興居

回賀真環慶帥天章滕待制宗諒謝賜龜紫啓

慶曆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為宰相表度為中丞李宗閔為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羊平朱藍然被之則真器藝燕名實者惟一人所貴

恭惟知府待制歷諫局以憲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
臨邊鎮靜訓士精研歲功遽成時議頗鬱果褒三品
之麗特煥五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展慶永皇
麾毫為贈載仰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慶曆三年十二月

此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
念某學非逮古村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
多事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間慮空勞未聞
愚者之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
代言禁掖已愧才難燕職諫垣猶當貴重補報不可

以淺則憂愧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採庸虛嘗
飾致茲忝冒驟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
酬天造次答已知懇悃之誠敷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慶曆五年冬此後皆滁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
蕙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
學通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謨慰甚高之議論
六條頒政早欽善最之奇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
隆冬式序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回校理邵學士必啓慶曆五年冬

伏審召試禁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遽辱飛牋伏惟
某人性稟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
終辭富典謨煥發文章之雅頌一作雅蔚然茂器藹著
休聲惟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沉此圖書之府
素為俊孝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茲焉養士
以取公輔之材豪英既登朝野共慶顧茲滄謫敢謂
記存已懷欣抃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患於溢訥匪可
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驥驥書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甚渥輿

論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
里如在於目前惟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術內是宜聽
之前臆副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敢
期眷與尚顧衰殘辱誨問以彌勤積感銘之徒切傾
瞻企詠蕪集悰靈

回賈狀元黜啓慶曆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囿果先
群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一作
駸乎天下爭仰餘光蓋以擢才之難近世為重趨好
尚而成俗則文章坐憂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

常由此出一賢既進拔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以一作旌勸善不勞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竊林遽辱惠音顧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叙但切積作悚惶

回賀楊翰林察啓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孝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邈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顯昂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鑿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即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勲德光於鼎鼐

寔繫縉紳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遙聞美拜迹宜藏密非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慶曆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壖顧乃孤危便於藏縮雖瞻依之甚久在訊候以闕脩某人天稟中和材惟周洽凜然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裨於聖治自擬從於侍從慙臨總於劇繁足食彊兵雖並資於經畫先機別事誠有繫於安危況成績之已彰佇褒功之不次時炎燠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東之啓慶曆七年九月

伏審肅秦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
待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
榮函可勝愧色伏惟某官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孝探
姬孔之淵源世濟臯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凜風憲以
載嚴造滕沃心賴仁言之甚博遂膺簡注升著清華
上寬乃顧之憂聊假有餘之刃作時霖雨當均及於
疲民秉國大鈞實久顯於群望涼秋之謝嚴律將疑
冀為邦朝善綏福履

賀文參政彦博啓慶曆七年九月

伏以九膺制命參乘國鈞委侍令辰已請禮上伏惟
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幽微先鼓文為大國之
光華倍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於東適符資弼之祥
與頌載喧久渴為霖之望果膺靈貺數式副具瞻進退
群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双至洽於升平然後
正台衮以代天工列功勳而銘廟器符為元志德一作
以重熙朝其幸在陶鑄惟知慶於商秋式序歲物方
成伏請主為邦家精調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終啓應曆七年十月

伏承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勤慶伏以某人天麟

異稟廟璉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
英躔高步群後聳一作以望風雄毅籠林妙口縫為
得士果膺帝采入耀書林給札揮毫筆如墻而駭目
奏篇稱善宣貴絃以傳都惟祕府之育賢乃熙朝之
盛羨優游歲課豈鈇敷之是專選取國討實棟梁之
此出蔚然茂業異測遠塗方懷林躍之私遠辱置郵
之問仰衡隆眷徒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憶瞻
感頌交集悚靈

上致政王太保啓

榮啓昨者太保還大王朝示掃故里暫留齋戒所之

版非窮省孤危方嬰罪譴一作逃虛易喜蓋人逆之
罕達道舊為歡矧一作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為
位貌之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
大寒感慰所一作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
懷組鄉閭雖暫伸於夙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
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右脩啓此者特蒙惠顧遠辱誨言副以雄編俾之拭
目滄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一作講於仁義之
餘深得風騷之旨雜然衆體各極其精特無鍾期誰

識高山之意人非李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
無堪方幸退藏而自屏敢期時考不我鄙遺諭之累
幅之勤貺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宮並奏驟聽於鏗鏗
三數之音有餘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
海鳥之驚魂媿乏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為未好佳
期十襲之藏感幸之誠敷陳罔訖

回和州通判啓

自駸風表曠有歲時邈絕表於聲塵蓋率奔於事役
幸茲鄰郡首辱誨言締縟旨之勤隆若鴻微之晤抱
以備閑決難久滯於材猷臺并飛英即入承於純也

更希珍攝以副禱祈

謝黃巖李主簿啓

伏念為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辜燕集文酒
勝處動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疎外猥蒙流問但喜
拜嘉某官力學多又射策得雋枳棘甚賤非翔鳳之
所棲杞梓惟材宜大厦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溫少寒
勾稽之餘畜神為最益期勤懋庸近升揚

回陳殿丞啓

伏念睽闊英猷貿遷時篇竄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惠
問周隆遠承於尚顧欽雅材之高妙播華譽以芬揚

貳政藩宣諒難於滯後端綏臺閣行被於寵遷歲律
斯回陽和將希豈綴嘉履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答慶曆八年正月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代惟慶慰恭以其官際天
蘊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
之選翔翔遠周素蘊內充所臨必最化行石蜀政氣
中樞屬邊寇之肆狂仗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
蕩平還居廟堂副聖主仰成之音坐調鼎鼎冷群生
咸遂之和凡被陶鑄皆知抃頌列居庶列實倍常情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六

上青學士啓 蛙咬性生

青學士啓 雄篇雄 緜身循自至 怪紋

魏有學士啓 鬼墨墨 鬼犀談 採檢檢

對有 對者 彫琢 採檢

謝進士及第啓 城塔 首云 伏蒙 聖恩 賜 實增

新衣 蒿萊 新筆 見大 戴禮 爛手 舜日 之晏晏 彌 鍊

見書 旦旦 傳卷 耳 卷 化俗 新 藉 作 而後 齋 彌 鍊

兼求 新 籍 作 此 蓋 某 官 此 下 頌 德 當 物 云 河 色 不 遠

繁 善 者 之 為 群 才 歸 社 以 破 新 籍 誠 天 下 之 牛 也 往 遠

致 善 到 作 尚 依 陶 者 之 力 新 籍 誠 天 下 之 牛 也 往 遠

新 籍 誠 天 下 之 牛 也 往 遠

六十七 卷六

代王狀元及第啓世胄世世以播

代謝春寒判啓飛策踈

答李秀才啓取侮於盜跖取侮筆窮筆窮

謝校勘啓盤庚之一於碩鼠

謝燕龍圖惠詩啓不敢敵可辨

回滑州知郡啓獲陳作臺彫弊彫弊

上提刑司封啓不彫彫

回王驥驥書之徒切作而

回賈狀元啓廷評辨

回賀楊翰林啓恩厚特辱

卷之六 雜錄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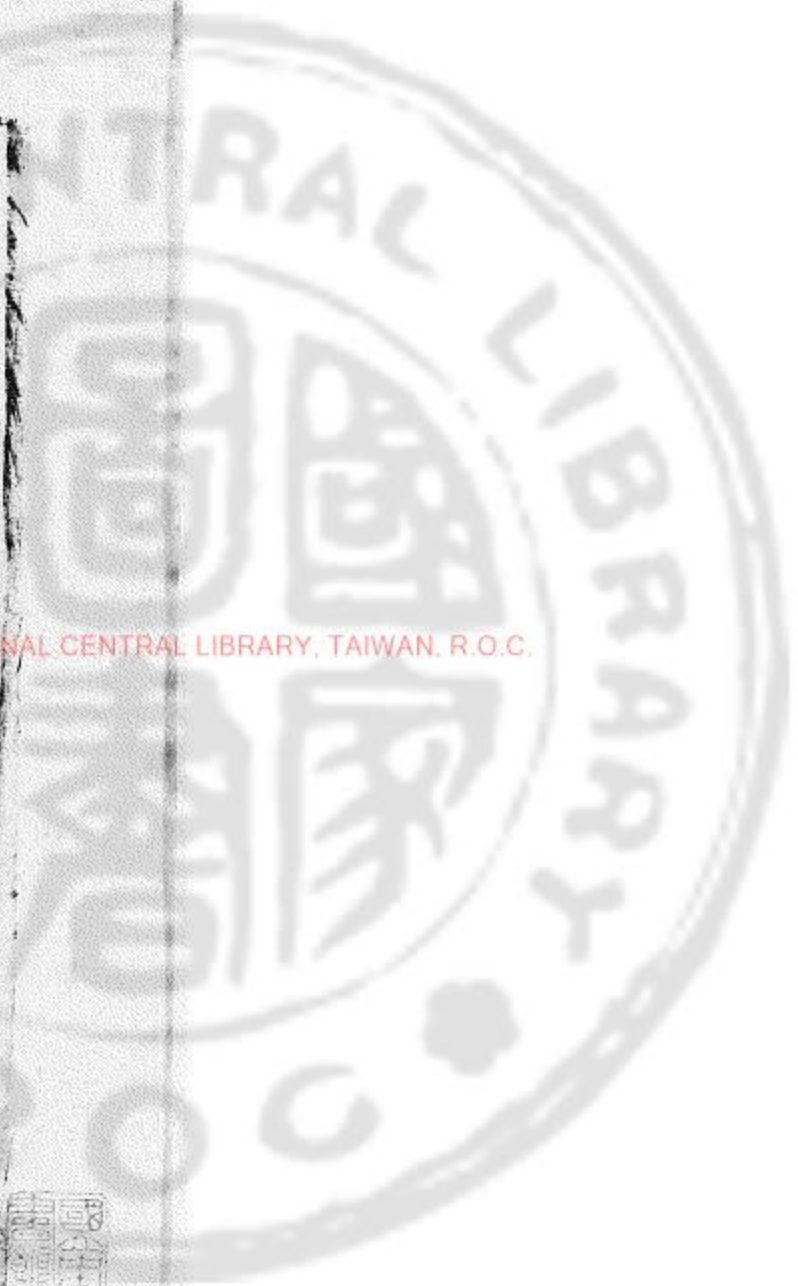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六

與晏相公殊書

皇祐元年
知潁州時

春暄伏惟相公閣下動止萬福脩伏念曩者相公始
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
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
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
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
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
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讓相交因
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



以適特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遽親之操學為應用之
文而自切墜侍從之職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効少
補明時中被謗讒固多憂而速老紫非強力加困病
以成衰白首禁林厚類時彥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漸
謀田畝之歸屢歷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貳樞
庭夙夕內循俯仰惟懼已形懇奏期必寢侍伏望聖
文相公借以閱憐察其悃迫幸因對見特為開陳俾
遂寧辭庶安常分謹奉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 同前

此者即應皇選俾貳樞庭海命已行俯涯匪稱伏

備孝非疎異才不建中仰屬昌期猥庶臚仕抱孤忠
而自許顧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常嗟其選懦有
志當世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勵之愈勤信技能之奚
取父尸厚祿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
縮敢期誤寵繆及匪才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叶贊大
猷翊宣元化為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
品第卑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容之
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 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與憂而並至恩與責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

伏念脩稟生孤懦賦性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才李西
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擢
擢既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議竊罪樞連顧無分
功一作而可錄備負政有用累日以叙升豈惟致寇之
虞奚道曠官之銷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
庶政之交脩必群材之博取誤加品日伴玷光靈雖
宜拙之無知豈忘感勵苟疲駕之可策尚冀消塵鄙
訥之誠敷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漢謝到任書嘉祐八年春
伏承祗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克於士望聊有漸於

復亨深慮危心君子固肯多難處窮與否昔賢因以
知人矧遠器之莫量佇華塗之歸踐過承謙挹曲損
諭言感愧之誠敷宣罔既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嘉祐八年六月

叨膺渙渥取進官聯祗荷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職
不周物罕不逮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獎擢久
塵侍從獲著吉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
久安於無事容克任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
弓之恨屬皇明之繼脩均慶萬邦發大號以惟新推
恩一切致茲溢及萬獲懇辭內省庸虛實虞顛覆此

蓋某官為元老時出德一心言成華衆之文志樂善
義之育素加品日遂至四踰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
存之枉佩銘悚愧文集襟靈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 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
留守太師相公里重縉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縈中
外之重輕死張有旨兼將相之文武蔚為元老東在
先朝雖孝性之隆肅守經而執禮而推時之制或以
義而尚恩副聖君及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
違於固守

煩誨諭但極感悰

回富相公 弼辭樞密使書 嘉祐八年五月

此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渙號始行群情胥悅
伏惟樞密相公搢紳舊德社稷元勳維石巖然朝廷
以為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嚮由執禮以居
憂重於至性之難奪聖君支席而勞想樞庭虛位以
待賢自聞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昧
早辱知憐幸陪副貳之聯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
於罪戾望賜有過於蒼黔敢謂謙撝例貽誨翰罔知
承命但極感悰

又回富相公謝書同前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歡慶伏惟樞密太師相公學優孔子道協臯夔屏于萬邦申伯之兼文武秉乎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隆於巖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速元臣來還宰席三接之際群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為於要任調和鼎鼐當正於鴻鈞始寒輿談實非私論敢期謙眷曲示誨函既深抃躍之誠復積悚銘之抱

回鄭綱錢公輔二舍人謝新除書

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顯奉制恩陞華禁掖允膺聖選式協輿談朝廷

之體尊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藹一鄉之佳譽掩衆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清閒果被僉俞並司典訓竦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抃之私遽辱謙搗特貽誨翰感銘之素敷叙奚殫

回皇子神宗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

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驩慶竊以命官有秩

正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疎而隆殺惟是國家
之舊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稟誠明學窮
源本篤於樂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
常德地崇冢嗣望著宗英燕世將相之榮顯被山川
之錫有光典冊允叶朝會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
之素敷述矣殫

與安撫密學啓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寵靈出分寄任邊毗被德蔚興
襦袴之誥宸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
即疇勲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邇寒

在候福履凝休瞻頌傾履罔輝庸鄙

賀延州程太尉戲加節廣供再任啓治平元年

伏審賜節中宸建侯鉅扉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閣下
剛明稟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躋望尤先於
舊德久役巖廊之用屢淹藩翰之居惟閔陝之一方
苦干戈而累一作歲用仁之後疲傷尤急於旣綏難
言之盟醜點宜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寔允朝會大壽
高牙雖暫煩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即俟於登庸乃公
議之久然匪私情之獨禱春陽式序幕府肇開伏惟
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治平元年五月

祇膺渙渥交積兢漸伏念某學問不強穎蒙自守流
難當世而寡合幸會先朝之誤知技自衆人俾忝國
論而蜀承混嗣慶布洽惟新以聖主而責愚臣方懷
易懼假小人而乘大器豈不濟顛故當成命之初行
屢竭愚誠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回此蓋某官
借以餘先致茲冒寵仍貽誨輪曲賜褒揚感佩之私
敷陳罔既

回穎王書治平二年六月

右脩啓伏承顯膺帝制恭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字

量閔深機神敏悟王賢非由於進退天姿自然於
明德盛地尊乃王家之屏銜色温言禹為宗籍之表
儀顧惟爵秩之宗實繫朝廷之體真王錫胤善道有
國之彛章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輿議豈期謙拙曲
示誨函感載之私欣賻併集

賀穎王書同前

右某啓伏承顯膺帝制恭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總
茂海姿温仁秉皆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履夫崇高
而能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或是宗藩之列遂膺典
冊進位真王昨之士以建邦實資親屏爵于朝而示

製蓋匪私恩方寵命之初行聽會言而惟允莫違仲
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序謝除司空致仕書治平二年

右脩塔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命研遂諧歸政之
請無墜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
臻聖域兩朝頌功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搢紳取法雖
欲優游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
任人而圖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雅志之
重違難徇塵情之所惜甚高風以勵始恪介膺壽而
膺百祥若賢以承以祝况惟庸庸早荷知

深欣頌之私速辱詩存之厚感銘之至數叙矣周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治平二年

右某啓伏承崇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燕喜恭惟相
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搢紳之表儀出入朝廷
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矣被徵
音遂趨及節介主來觀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即
正弼諧之任實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馬依取
謂譙焉特貽誨翰感銘之至忻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治平

二年四月

右脩啓竊承顯奉制恩荐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
師侍中器深宏遠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
相之任而自者來觀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
謠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者極是惟先帝之臣宜加
異數之優以爲一而之重雖方勞於憂願藉有素之
威名然而惡輕四支不足紀於機風坐制萬里理
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廟朝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
過蒙兼攝曲示海言趨賓加以無由積感宗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致目前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膺樞密伏惟其官業

茂兩朝並乘百辟總自入親法座欣體貌於元勳出
撫四師威名於播俗然而籌謀當出於性體根本
固在於朝廷果茲煖席之未遑已被追鋒之迅居揚
旌誦告方喜動於朝紳及席來儀因賜問於嘉話竊
承謙挹尚欲遠馳敢謂不遺亦貽善講即期前賀但
切感銘
回杭州蔡端明襄謝到任書治平二年十月
右脩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伏惟歡慶某官剛
毅體仁粹明迪哲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凜乎指神頃
頓時索之清沓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蓋素蘊

以未施偃息乎藩邈冲懷而自遠雖重違於誠請實
深營於輿情諒矜席之未違即追鋒而迅召遂登大
用顧匪私言寒律向曠神襟善畜瞻凝感著交集惊
聖

回吳時即奎辭副樞書治平四年二月

右脩伏承願奉制恩寵陞極近伏惟某官材兼文武
業茂華峻左右惟極之謀謀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
至威野群繁機執喪禮以過衣雖君命而難奪祥琴
肅御召而甚耀尚少繼於登庸始復還於舊物光輔
一人之新政式副四州之良器敢謂謙抑此臨誨翰

方為外澤之告莫冲質履之誠感林之私敷陳因路

回隸院傳龍圖寺抄書治平四年三月

脩擬以非才久竊重任雖於初無於毫髮悉仇已積
於丘山近蒙厚恩仍循舊職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
聖主之保合願公朝之議論得獲奉身而退方懷去
極之恩諫院龍圖舍人深閱於危特迂誨翰意愛為
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憐薄俗仰止門切莫違
叙遺銘之肌膚永以俾賜瞻依之頌心教道莫同

惠州到任謝西府書治平四年

脩此者祇荷朝恩出分即寄退循系冒徒積親漸狀

念脩學知行已而智不同身亦匪適特而任奉大政
用過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
昨以忿仇並作說謗交與陰陰之聰明方與變
龍而左右講新至治鋪伏狂邪而市虎之詞雖獲於
衆聽投豺之惡還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幸實向
更生之大賜今者特蒙處春深察孤忠樂上正藩已
曲從於私欲清負顯秩仍過編於寵靈蓋表疲勉後
之勞就空曠消遠之適然而聖恩補報歎心存而願
違却視風波猶宿鷲而海詭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
宰物之深功仰佩慈私但銘肌骨載念脩以至愚之

扑隨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
連去又無先見之明准貪得於暮年致以身而取辱
而識雖不卑悔尚可追至於新風雨之故廬治松菊
之三徑少假歲年之頃而為四嶽之人固將追野老
而行歌永陶聖化特仁人之在上必保餘生尚有其
誠猶煩身造災歎方處機務至繁上為廟朝精謝寢
膳瞻依之懇最述哀周

回穎州通判楊公書

脩啓者赴和假途又留宿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
遠此駭道實增感變但以托車之始視職方初錄云

陋非初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日夕之間方思
布款急速之至先以意旨且承別來福履清勝備以
衰朽得此延裁如夙昔之所聞皆少也於其實惟寂
寞之為樂頃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甚多愛

回西京留守端詩 治平四年六月

右脩啓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處惟庸安早之澤
融才非經濟之謀位非先平之寵進席國論無補於
休明動解禍機可嘆於外望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
以保全許辭要推作此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
守龍圖侍却清德鎮浮純誠接物即事後情不我部

遺遠形誨獎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孰為金
石之交因歲大寒方見松筠之色凜然高誼可激瑜
風永佩恩私但銘肌骨晤言未遂溽暑方隆更冀珍
調以符瞻詠

回寶文呂內翰漆書 治平四年九月

右脩啓茲者伏承寶文內翰改召禁林升華內閣仰
惟道德名望之老父滄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
誠兼孔光之慎家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
固已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
而姑副及席之求凡在縉紳皆同慶抃況於庸鄙最

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懶顧與
世而益踈豈無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問敢期惠春
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
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多既清霜戎候內直方嚴
惟冀珎調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 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顯膺寵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與言僉
允伏惟某官字誠直諒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
濟八人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明弼諧久
經綏綏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虛黃閣之居姑

正紫握之位坐籌惟懼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鈞台始
慰具瞻之望顧惟重初早辱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
并

賀韓相公詩罷相轉司徙兩鎮節度使判相

州書 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審榮被恩俞親從懇請極便蕃之寵命均
休逸於名邦伏惟司徙侍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
朝顧遇百辟表儀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所
取信有疑決於元龜之臆為尊重於九鼎屬
聖神之嗣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

爰併推於異數用顯答於元勳孰不秉旒詎有廉持
於雙節昔嘗衣錦今而盛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
至榮保進即君子之全德顧惟庸懦久辱之憐聆美
告之頒行極私誠之竊抃隆寒戒饑大旆啓行伏惟
上為廟朝精調寢膳一作傾依瞻詒筆舌奚殫

回青州吳資政奎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光被制是出臨藩服斯民之幸將蒙
弟之仁有識所嗟共惜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
周物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誠達古今之治
亂匪躬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進退一德方聖神

一而...老...以...德...送...
膝為益以多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
外明若丹青雖就逸均勞暫倚殿邦之重而用人圖
舊諒難煖席之安顧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未隆
寒戒候大旆啓行上為廟朝精調寢膳

回諫州王密學陶賀久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亨有初陽氣濟萌萬物之
生以此茲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
稟純誠識窮至韞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
猷蔚有嘉言之話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即

膺圖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願暫衰朽方卜退藏自
期田畝一作之獲矣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誅交
集綜靈

回陳院吳舍人充書熙寧元年二月

右脩唐伏承先奉制恩入司書命得人為一作盛與
頌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純明道探淵蘊清名峻嶺獨
映於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郡彥果被上心之東進
膺寵命之華紅葉飄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素陪
法從以雍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警四方之聽允
歸鴻筆增重本朝碩惟表朽之退藏方與搢紳而竊

并豈期謙恭特枉誨函感服之私數言罔既

與開封府知府呂內翰公著啓熙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輟從迹列暫領陪藩竊願遇矜獲茲庇賴
載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服之誠無異遺民之愛
恭惟入趨宸扆榮署天畿仰匪日以政成即疇賢而
柄用始茲歆渥宜乃高明伏惟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回王先輩安國謝賜及第書熙寧元年

某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牆駭筆
端之灑落程之衡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
式副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奧久以充中發揮德業

之光實從茲始凡居交舊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
斯及其為銘佩難罄敷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 熙寧二年夏

右脩啓伏念東秦僻在海一涯全魏相望朔風千里
里特枉惠音之問實與春惟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
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華變為百辟
之表儀首三朝之勲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
入勤勞實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違煖席之
安屬北州大震之災加仍歲荐饑之後流亡殍踣民
未獲於救焉若憐餘未上方倚於元君豈不少煩於

思慮夫何暇顧於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
敷道義復出常情辱知己之既深輒志言於叙感統
臨寄重災燬時繁更祈上為邦家精調寢饋歸還大
用均福群黎最爾孤生但同輿頌

回宮教正寺丞書 熙寧二年六月

右脩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暮晚節無堪久思歸於南
畝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異迹以深藏敢冀
時髦之枉顧遠貽海問定慰病表示之進退之方勵
以始終之節愛人不肯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
懦夫之有立仰銜眷與徒極佩銘戴嗟疾恙之攻兼

以年齒之迫雖請纓自効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
已疲第恐難勝於鞭策示期被款徒以傾軋暑伏方
炎襟靈善畜區區之懇敷布矣禪

回李舍人壽朋書 熙寧三年冬

右脩啓此者伏承顧膺寵命入直禁垣其堂閣登賢摺
紳共慶合人器涵閱遠德縕絕深講仁義之淵源益
天人之精授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問顧問之榮時
望蔚然輿談久屬果被上心之東進司書命之嚴維
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
罕雷動風行警言四方之耳目遂歸於筆增重本朝

惟衰病之餘敢辱眷勤之既遽先惠問益認搗謙礪
服欣愉敷陳罔既

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 熙寧四年春

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
誠明稟粹精侵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
登文陛當萬東昨帝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衮果被
佳詰之命遂膺慶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
捨紳中外遊崇巖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
班謁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為邦國
精調震興於林之誠叙陳罔既

致仕謝兩府書 熙寧四年六月

某啓比者獲解和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
典以推恩內自省垢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人之
賤幸會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下矣無
取晚陪國論之餘訖於報効之蔑聞走陷危機之可
畏而年餘遘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強之筋散坐立踰
分之榮祿自陳懇懇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又乃
賜其閒可奉身而去悵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
心而自愧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輔
治於和平務敦行於仁厚不遺遺舊期俗革於媮風

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老致茲渙渥併及衰殘已自
屏於明時惟永藏於大賜

代辭青學士致二日下編

某聞駕蹇之材雖謝終戀於故軒頡頏之羽方歸尚
懷於廣厦何則物由時制質以頽遠瞻後來以不違
豈卑飛而自適矧在景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拘文
憲以難踰捨藩墻而輕天翻如秋蒂臨一水以將歸
霽若晨霞與孤舟而遠往思澹山積感緒絲毫竊念
某材實懦庸識惟踰淺薄偷生於人壤獲逢幸於王
維

言遠道而於粗堅苦節且親闈就養官路隨方西走
巴賓南浮江濞登稽山而訪古學謝前良歷劔阪以
刊銘文愍社哲何嘗不跋清徽於朝闈詠鴻藻於聖
門文席是依寸晷惟競倅倍童刻之技終無老成之
風性既愚而不移齒及壯而自惕幸違當陽求士上
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濫齒孝廉之舉袍紛紛而若
震志凜凜以懷霜堅本無私敢逃於蚩鄙材非有備
遺特於甄收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而何幸泊春闈
之較藝可雲陸以策名山未呈制自選格而為器治
一效用荷鑄造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假自此從

風宦濼授任選臺裨外學於司刑尋參榮於軍幕
淮熙熙之壤姑隨舟舟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
而致慎憲條具殺知互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欽
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嚴肇聞甲
令務鼠之能素寡舉之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
擅錄金之利或行如黑虜或巧過騰猿若多紉履之
防願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弛之是
憂在憲章而可懼弱羽未沈於泥滓福星聚列於珠
躔幸遇某官京輔移轅軍牙池政臺蓋虛署又稽上
笏之榮銀元兮符定重專車之任撫治綱之大振使

訟牒以寢銷終草鞠外甘棠蔽坐不謂斗臂之役載
依旌榮之門榮之府庭格奉條教而雲之陰雖廣潤
及於纖荆冬日之愛至高惠元於一物降包荒之大
體示含垢之深仁竭以雍容優其顏色嘗與言於塵
柄許獻技於鈴齋曲矜蹇蹇之軀過損循循之誘重
念某樸靈不爽道藝非優自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
官舍嘗欲溫故於宗兄之暇勸力於歲月之餘莫少
益於瀕愚度上裨於亨遇而寡聞自任扞格奚勝寧
圖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釋懼彌日而無成露
狂狷以居多蹟聰明而為甚斷無他技動之所長徒

抵事於麾旄固無施於塵露豈謂伏蒙某官岷山數
之量納非對之言回掩疵瑕存加題品喪采一介塵
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過舉空疎之器
爰定品於優長飾闇弱之姿將類能於開敏於其拙
効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刑表薦且俾預官聯於
下參器使於民間苟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所
念名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猶迹厠金臺復叨居於
賞恩踰素望理邁常均未懷肉骨之私寧止捐軀之
報乃幸輝光末運使節少留願旅期之有依適
集何飛蓬之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戌期倏辭藩

課茂聞於最賦省躬幸免於常刑初獲有光優意是
賴而自解曹符而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着待以特
殊沐霑濡之至澤越後造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
酒梁園幾逢於美景觀容相圃屢奉於清歡終始雖
以備行假輿臺而補乏士林增耀民巷改觀今則已
擬良辰特還舊尊建樂郊而去德戀大幕以銷魂行
當聞優詔於塗中候歸艤於日下瀛洲妙局式瞻侍
從之班温樹近司承託陶鑄之造願趨槐府獲效
心攬涕賦誠隕首誓報早情無任

代人辭書狀

夏

三

温辭川及澄命駢臻竊用退思匪違依受代念其本
以孤宦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粗足寅
緣聖賢寵濫朝榮屬清紳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曩
之講道無所發明旋預政機益承恩紀欽纘圖而布
慶亞司會以名官隘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鉢毫分未
報自愧食於土毫而乃曲被宸慈驟降禮秩既褒異
於邦爵復登貳於天官震愕未并醜墨無措已陳車
府之奏冀息卿校之譏方聽俞旨尚着舊貫伏望某
官軼念庸識鑒諒危衷享其所宜其進冒誠有
所訴特示於保全獲免於恩幸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二首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日必宜牒而便道許
以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茲稅鞅想孤生之弱植早
自困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游偶以諸生而著錄久
彈鐸於外舍託推轂於名卿然而恭機後門最嗟於
晚出蘭臺雅取本格於清流某官躡履起迎一顧增
價借以左右之譽視如子姓之親厚謝公之齒牙憐
其未立經平子之題目時不敢更一運一外一獎
之華獲致榮階之漸仰銜殊過陳善錦藏至於當便
坐而執經對諸公而隸筆聞塵尾之餘論入於耳而

不志得師門之一言書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
長洵遠於崇閣在陰鮮歡歲崢嶸而收盡一作逃虛
既久音聲咳而不聞逃仰墮鱣之庭豈勝疲馬之戀

同前

某啓伏自學士被渥帝宸躋榮史局嘗貢躍螽之懇
諒塵隱几之觀然而假宣父之風草帶一作何勝於
餘煖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燁輝計六氣之順調
降石祥而讓簡恭以學士星奎稟粹玉鎮凝華敏學
兼該復一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動導元氣而洩其和
自丁千載以親逢出備五靈而瑞聖當天下之第一

獲大名而久居愛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慎求良吏
之實仰惟俊望允彼僉諧入聚石渠之書坐擅鴻都
之筆畢聖人之能事曲暢大猷納春秋而謹元修明
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覽以忘疲勅成書於一家官
藏而永秘益注帝心之東行聞柄用之求推相如之
文章坐朝而當大冊取公孫之儒雅作相以繩群臣
豈供紉繹之勤可滯久賢之業竊竊妻庸之質永懷
棲庇之心緹律已窮凝寒方凜真侏蘇倪之妙益迎
福履之綬逖跋門墻卑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本之中骨學士啓專叙獄官

非公甚明今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為晏元獻作
徐考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章學士二篇
據蔡康祖跋云王鈺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
某復於家藏李昉鄂錄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
八年登科叔已為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
為先進逮景祐三年公照七陵淑在翰林以書附
遼問五代史公罷辭啓之則初第或曾投啓但公
後來奏疏極口詆淑今第一啓乃有治牒過家弄
子進師門等語與公出處之際殊不相應吉縉本
既已收入始末之

回穎州呂侍讀遠迎狀熙寧三年

右某放某此著誤恩擢任嗟瘥病之不堪危懇力辭蒙睿慈之垂閱許從易地仰養衰齡方趨便道之行適遠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尚遠若話言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與穎州呂侍讀賀冬狀 同前

右某啟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風撫俗一方式籍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侍升於近密屬迎長之石且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目

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方公熙寧三年改知蔡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

呂公五州錄公嘗與數郡兄應用之文如頌曆恤

刑習公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

於監司郡郡往復書啓亦僅有之按蘇丞相政公

帖在書簡二卷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

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出

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輩啓明續補及文海皆有之

早若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為贈者承命之

辱拜賜甚嘉。與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才即先筆象，與稟異廟。璉凝姿服，懿行以彌中。騰藉華而月遠，遊聖門而入其闕。洞際天人之交，塞凝藝圃而漱其芳。獵取菁英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人之豪，方育賢而在阿。以俟時而疏，第一鄉之品。推月旦之美評，游諸公之門。有名卿之躡履，而乃過存庸安之品。曲借交游之光采，箕斗之虛名。靡責其實，謂糠粃之無用。偶置于前，特迂夢草之餘妍。摘陽春之雅曲，加華袞之一字。寵示榮褻，鬻珍髦於八。交之非所矧，復警辭。歎駭峭格，鋒生挫萬物以。

其人無間而抽，必蕩蕩然。而滿坑滿谷，雅韻迭揚。郁郁紛紛，而非雲霧。非煙文華炳發，屬苦中於清聖。方卧歎於酸痛，倏該無因而至。前不醉為之，而強起病醒。都釋威若清風之襲人，絀繹並輝。永訂至珍之藏，衍觀迫持於歸。鞅慚弗獲於披風，恭佩之私。謾非終悉。

田發運主客啓 見文海及杜陸必用

伏審顯膺龍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其官才。猷經世間，望光朝資。敏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居。清職克邁，官能九年之季。作儲已豐，於茂取二載考。

績遠被於陟明重膺東注之求奚側身騰之勢幸依使部致辱誨函銘佩欣祈併交悃悃

與辛郎中啓塵曆二年冬梓涇州見緘答新範

右某此者得請便親署官近郡始臨舊府邈想清風依瞻訟之甘棠餘音與可愛飛觴之月榭遺址尚存其如邊鄙多虞公私並乏簿書期會常苦紛紜樽俎笑談豈如疇昔方茲感誠與濠辱誨存賴冬律之嚴凝喜天和之保畜佇膺茂渥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見緘啓新辭

伏審顯奉宸恩入趨天闕方欣庇賴遽失於焉校仍

不為謙特貽於嘉問某人姓王茂德諫幹上材鶴清望於朝端東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誼美政於民謠會課之期走旌賢之召節鬱去思而雖甚諒峻陔以非遙冬序方疑神襟善畜傾祈禱戀交集感悚

答運使啓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抃之誠遽辱誨存之惠某人廟理重器國棟上才茂績詣於朝端嘉猷均於宸東果被食餼之命實資富庶之謨攬鱗有初已風行於列郡建鋒凱旋召即柄用於本朝矧此公庶但深與禱

賀新發運啓見誠善所託

伏審榮抱使權已增禮上擬居為却竊而公府方深
欣幸之私遠辱誨之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
經時又妙東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時懿績亟被
陞昭投刃皆虛豈足頌於餘地春年入報行別迺於
寵靈屬此春和冀微福復欣依時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川寬啓

慶曆五年冬初到海州見缺吉川

伏念待罪山城絕迹入事取明音誨屢以顧存然疑
風義以甚高若謔言之方晤坐麾千里矧戎最之已
成入覲四門竹憲光之休被本擬在修編畏惟

誠感銘倍為誠素

別紙附

人至辱書為誨承臨御之暇體況甚休鄉郡多幸得
賢侯為立學舍蒙索鄙文竊喜載名庶下遂不敢辭
準語虛靡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
萬加愛

與許發運啓

慶曆五年秋州見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轍迹龜簷風采缺馳問於
興居恭惟按省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
佇於宋村漕最淹賢况已升於美績即期迅用以奮

遠圖企頌之私縷言非整

又慶曆六年春游荆

伏念駿異風徽屢更年律河壩阻邈常尋郵音淮郡
僻荒亦蒙誨問荷顧存之至學懋艱拙以茲多此者
伏審其人榮被恩俞近移使節望行舟而非遠仲良
親以未涯惟賢業之素彰藹勲勤而夙著佇從公議
別需寵光豈此漕輸可淹傑俊春陽方盛福履惟休
感誅眷依交集誠泐

上李端明狀 見續略新範

代審遠驅旌節已及邠州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決

餘塵可望欣焉首之獲詹即送奉迎交深和詠其
任激切依歸之至

田知神賀冬狀見續略新範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綬之吉順陽和未復
之時即迓寵光以符善禱致祈隆顧光厚惠音荷慰
誨之尤多精感銘而紀

與楊大傳狀見續略新範

不其伏念茲新維邇連德未山幸時接於誨者良若
披於微末夫何定瑣辱此記憐眷序已暇神襟善齋
佇膺茂渥以副傾祈

答李守丞狀見絨啓新範

早欽 聖恩忽在榮絨必州部之相望如門闌之最
舊 邊形米門但切中哉

答三供奉狀見絨啓新範

年間清微兩蒙芳訃審慈惠之伊始欣妙當以
惟和即奉渥恩以符賻情

與謝郡官狀見絨啓新範

伏念封圻甚寡官中有常雖傾企德之勤尚阻
之便承屢形於諫願常曲示於誨良序方
將動伏惟為國自重以副 隆情

答賀赴闕狀見絨啓新範

近蒙朝旨召赴闕庭滌懸以致辭敢辱書而為賀
仰承詔疑眷但切惶惶

謝真州知州見絨啓新範

伏念幸守適却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宣義路
之聲方渴仰於風微透先貽於誨問某人材維通敏
器蘊宏深撫俗班條綽聞於餘格陟明陞最行被於
殊恩方此春陽冀綏福復禱祈敢詠言述亦周

謝劉真州見絨啓新範

幸鄰善壤日執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謫言之累及

少沅魯翹之親奚憐感悅之私行因雁路之謀入掖中
書之乃清和如扁寢寐瑄休縷縷之誠一一異既
言張先筆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之
仕奎必用綴啓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子
或人代作其說與蘇丞相跋語同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七

按公行狀墓碑並云四六集七卷近歲浙西寧州
行然甚無倫理大抵表奏書啓古各散文後世

駢儷如公謝章服謝知刑誥河北謝獎諭謝晉日
表皆古文也不應以四六名集疑非當時定本又
如謝致仕表及真集外其他散在諸卷尤錯亂今
用蘇文忠手編東坡前集法遺集其子凡表狀悉
以遷葬篇序其可外乞不致之類則取之奏議以
類相從各繫歲月于不加逸者河北都轉運使謝
上表耳熙寧二年五月六月以禮禮止散青苗錢放罪
旨揮雖在四月移判太師之後七月改知蔡州之
前然古尚留京東本任以繫謝表者是然後公履
歷出處昭然矣至四六而或曰書或曰啓

皆從其舊仍略考先後而推其姓名之可知者合
為七卷題曰表奏書信四六集不嚴失元目也

編按皆從口書上
前賢初除館職初拜兩制初入政府往往致謝在
外之先進公答答可考近世無此風矣

詩請謁王多吉士楚詞楚夫謁謁而曼著皆取茂
盛之意公表章用謁昧並古字多假借俗本改作
曉昧今存一二以警然者

加進人潘翰

謝兩府書至治一作寢驚上為此

伏惟

恭惟一作恭榮畧一作榮

王咨司刑刑一作福星聚列一作驟輝光未運

未運

國史公列傳未去中子斐字叔弼登進士第乙科
脩所為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
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奏議卷第一

諫院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七

論按察官吏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貪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
善惡審官三班吏二作部等處又只主其一作差除月
 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
 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
 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
 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官一作濫者多使天下
 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



嗷嗷瘡痍未復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
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
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
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
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
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
於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刑無苛劾亦不至曠敗者
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
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
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

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
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一作劄子同

臣風聞吳賊今次入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
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為
禦備竊慮治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準一作望通好便
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忿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
乞速詔邊臣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
各使先知絕其顧望早為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
謂一作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

因此便無討賊之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
去朝廷以吳賊罪大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
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
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
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
束勸厲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
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 同前

臣竊知吳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須
緊排備一作次第甚廣及聞纔至欲賜御筵管領臣

知吳賊比來意極不遜臣以朝拜必欲要其臣服方
許通和若然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
庶可商量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
謂一作我為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
得其臣順一作斯則特議定之後稍加禮數一作詩亦
未為遲仍須杜漸防微常為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
成先虧國體其元昊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
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伏則吾計無失如
其必不臣伏則免至重傷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夜制乞不養情劄子慶曆二年

臣近見丁憂人茹孝標及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
貴營求起復已爲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
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妻婦然後徐歸見在法
寺議罪孝標官爲太常博士觀在場屋粗有名稱此
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
蓋由朝拜素不以名譽獎厲天下而禮法一墮風俗
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
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
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第官列近侍而能率屬類
俗以身爲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

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
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以作軍國之
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
忠孝知貪冒祿利為可恥若朝拜抑奪其情使其於
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是謂之推恩
乎方今愚俗無知識犯禮義至使繁微訟嚴刑罰而
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敬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屬天下
者又為朝拜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降
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為朝拜之獎取
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同前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寮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言邊事是朝拜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况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北虜見在涼州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

殿待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五述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旨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同前

臣伏覩勅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

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營漢十萬之兵治邊二三千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然不於治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

路去來與皆數百里其寨相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憂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為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為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各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妨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

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戡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已惡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怒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孽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弊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一作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凌業與三人不宜與館職

右臣今已編用凌業與三人不宜與館職
聞聖主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人則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力至簡其益極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况國家自祖宗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待從之臣宰相之器皆從此出其選非輕如凌景陽者粗親文學本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戶孫氏結婚推此一節其他可知物類然其以為此豈是以當國家優待賢材之意乎

按察使不材者不能專制者又不暇盡心徒見
空文恐無實效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
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無以賑救調欵科差
又無由以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補惠之方若但
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兩良吏各使撫綏惟此
事及民最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擇選使之勞况自
年以來選要撫豈於今日頗為難乎必恐三五至如
中內難得其人即乞三分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察及
臺官體職中選一二級大小差路分兼巡兩路其侍
從臣察仍各以自任判官分其未功同巡兩路其侍

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
令為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
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效故改更雖數
號今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
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意
務也天下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也
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同前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
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

差按察使以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
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
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
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
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國之病革數一作十年蠹
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必無治之時上下力行之
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抵命諸路轉
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蠹
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素
抗張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司自是可黜之人必然

能舉職臣亦具論奏其譏格而不行按察使若今
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
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
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
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
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
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
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
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
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

以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
常令紀舉令特遣之使如久荒而受闕也轉運兼按
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
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
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
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氣或以有害難行如臣
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
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
謂於論不為甚為甚高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高
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冗官利害事以明利博勸

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
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
全由官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
於百姓而刻剥老繆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
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
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
宜絕去搔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
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

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溥矣

二曰不材之人為害深於賊吏

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賊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下字一作不逞共行誅剝更無貪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賊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為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一作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夫冗官則吏負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

人爭之競爭一作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

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

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夫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為朝廷本無黜

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逐一作

四字一作是求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

固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憂憂一作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

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

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

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

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一作受賜此

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同前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並可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

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

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後作無名子詩一篇略

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

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
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逕達聖聰臣忝為陛下耳目之
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
讒况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
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用非輕近自姚
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
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
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
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
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患請換易足見其不避

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而
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
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者作詩者雖不知其姓名竊
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
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
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
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
一一作喧然務騰謗口欲惑君聽欲沮一作人不早絕之
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
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

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更專權侵政今又
造此詩語搖惑群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
人忠臣無由事上讒言罔極自古所忌若一啓其漸
則扇惑群小動搖二臣殆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
降詔書戒勵臣下收有造作言語誣構陰私者一切
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往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
買禁止讒巧保全善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賞錢
便造作言語動搖及物謗出自此邊絕

議卷第一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按察官吏劄子進奏院一作才幹

乞詔陝西將官劄子乞速詔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及聞一作庶可

論韓琦范仲淹之賜召對劄子並亦如此亦有許字

論罷鄭戩四路者止是虛名

里一作及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玷辱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更令按察

者不徒畧行徒一作假

再論按察官吏狀蓋欲本欲甚惡

其惡有善其善

數華字上一空名空文作代以循此上一豪官此下一

即受賜其賜一作受

慶曆二年公為校理嘗上書引李希烈事乞免富弼使虜見蘇文忠公所作富公神道碑而書曰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奏議卷第一

諫院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八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慶曆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劫沂密
海楊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
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
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騷
聞可駭深恩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
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
鑒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為備而



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
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為臣
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三倫等周遊江海
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領西走
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能禦之外難若不多為
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過差
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
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為摩
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裨萬一
一乞訪尋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人其捕

賊以復父讐仍許令乘驛隨逐處一作指射兵士
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
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
不赦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
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
與酬賞可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賊盜漸與王倫合勢則兇
徒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
有能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

自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
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
賊陷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
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為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
江淮深慮趕趁一作追趕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
中使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
縣尉預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至
走透

方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彼
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各行分配
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萬口僉
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
在樞府必能舉職不煩更籍仲淹如仲淹者妻有大
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
臣急仲淹材名著甚眾陛下既能不惑眾說中外獨
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一字大用蓋